

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高強迫傾向者之偏誤性注意特性探討

Attentional Bias in Subclinical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黃瑜珮

Huang, Yu-Pei

指導教授：張素凰 博士

Adviser: Sue-Hwa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June, 2008

## 誌謝

終於，四年的研究生生涯，在我爬過這個山頭之後，即將暫時告一段落。在論文完成的過程中，心中的感受實難以簡短幾行文字詳盡描述，只能說時而望見前方一片晴朗，時而落入一片迷霧之中，茫茫不知何處為盡頭。路途雖然崎嶇顛簸，也幸好有很多人的幫助，每當我即將掉入山谷時，將我一把拉起，或者支撐著我的步伐繼續往前邁進。

首先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張素鳳老師，在研究所四年來給予的關心和指導。尤其在論文完成的過程中，當我再次遭遇挫折想逃避時，老師給予的督促與鼓勵，幫助我得以將論文如期完成。此外，老師對於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以及不放棄的堅持，讓我相當地佩服，也從中有許多的學習和收穫。另外，也感謝口試委員柯永河老師與李新鏘老師對於此篇論文給予的建議和指教，使得論文能夠更加地完善。柯老師對於心理學的熱誠和對人生的態度，以及李老師給予的精闢建議，都讓我感到相當地敬佩與感謝。

在論文執行的過程中，也相當感謝吳瑞屯老師在百忙之中撥空協助我進行刺激材料的詞頻查詢和筆畫計算的工作，讓我能順利地將刺激材料完成。另外也感謝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湯華盛醫師在強迫症相關研究上給予的建議和幫忙。

而在實習過程中，吳英璋老師給予了我相當多的幫助，不管是在修習健康心理學或是在市療實習時，吳老師對於臨床心理學的熱誠以及對於學生真誠的關心和叮嚀，每每讓我在聽完老師的教誨後，總是想直奔圖書館看完所有相關的書。而上學期在台大家醫科的實習，則讓我感受到身為臨床心理師必須不斷地思考在不同的環境中，該如何應用所學來解決問題。逸如督導、秀蓉老師與福建老師對學生的包容和關心以及對臨床問題的彈性和開放性，讓我感到相當溫暖和自在。另外還有治勳學長每週的情緒支持，也讓我們得以稍稍喘口氣再繼續往前走下去。

而下學期在市療的實習，千變萬化不同種類的個案，一再地挑戰我的自我強度，所幸有光佩、昭慧兩位學姐強力的後盾和支持，讓我得以安然度過這些挑戰。另外也感謝其他心理師學長姐在專業上以及生活上，給予我很多的支持和指導。而最重要的還是要感謝所有的個案，在他們身上我給的或許不多，但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很多。

此外，也要感謝一路陪伴我的同學們，包括嘉琪常常帶我去看很多美好的風景，讓我煩躁的心情得以舒緩下來。還有安安用相機完整記錄我的「研究生發胖史」，然後一邊提供食物療法來撫慰我的心靈。感謝跳蚤陪伴我到處吃吃喝喝，還有發洩情緒地亂聊，然後在我自怨自艾的時候提醒我不要再自我貶抑了。感謝雪綾，謝謝你總是給我好多溫暖，而且聽你開罵真是太爽快了！！感謝親愛的景華，我們總是可以聊一些自得其樂的話題，希望我們老的時候見面還可以聊這些聊得很開心。感謝致衛常給我相當理性與實際的建議，對我的研究幫助很大，不過我還是覺得你不嚴肅的時候比較可愛，哈哈！！還有感謝庚霖常講冷笑話娛樂我們，也提供很多統計上的意見，謝啦！感謝垂德常跑來問我進度如何，然後一邊幫我一起想想看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研究上的問題。也感謝永精在我進行論文的時候給我的幫助和鼓勵，以及學超在實習時給我不同思考模式的意見，並且在我趕論文的時候幫忙處理一些事務。也感謝蛋常跑來幫我加油打氣。

其實，這四年來最要感謝的，應該是我堅強的母親和妹妹，要不是四年前母親認同且鼓勵我繼續唸研究所的想法，並且一直以來給我經濟上的支持，讓我不需擔心在外唸書的生活問題，我現在也不會完成我的碩士學位。且這四年來母親所承擔的壓力和負擔也不小，希望她在退休之後的生活可以更愉快點。而妹妹則是從我準備考研究所到現在，學會獨立很多，也是我最好的鬥嘴伙伴，哈哈～謝謝妳啊，以後姊姊賺錢會買東西給妳的，不要再計較別人的姊姊有多好多好啦。

最後，也謝謝我自己這段時間以來付出的努力，以及過程中真實面對自己的脆弱與繼續往前的堅強和勇氣。

## 摘要

偏誤性注意反應 (attentional bias) 是以訊息處理歷程模式探討焦慮性疾患之病理發生和維持機制時，位於訊息處理前期階段的重要影響因子。其中，對於威脅性刺激的過度警覺反應常被認為是妨礙焦慮性患者認知功能運作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強迫症患者身上，偏誤性注意反應亦與其強迫思考及強迫行為的發生間具有關聯性。然而偏誤性注意反應中除了對威脅性刺激之注意力警覺外，仍包括其他的偏誤性注意反應，例如：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過去常被用來測量偏誤性注意反應的情緒史楚普作業只能測量到注意干擾的現象，而無法做進一步的細分。因此，本研究以加入正向情緒刺激嘗試次之新版點偵測作業為測量工具，藉由 2 (組別：高強迫傾向組、一般控制組) × 4 (刺激材料：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中性) × 2 (偵測點位置：偵測點位置一致、偵測點位置不一致) 之混合設計，探討具高強迫傾向者在不同刺激材料上之偏誤性注意反應。研究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者在點偵測作業中之整體反應時間較一般控制組長，進一步分析偏誤性注意指標內容時，發現高強迫傾向者對於強迫檢查刺激材料具有注意力警覺之特性，而對正向情緒刺激材料則具有注意力缺乏的特性。且高強迫傾向者在認知處理速度上較一般控制組慢，除了威脅性刺激能引發偏誤性注意反應外，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亦具有引發偏誤性注意反應之可能性。本研究就以上結果所顯示之意義與研究限制和未來方向作進一步的討論。

關鍵詞：偏誤性注意、強迫症、訊息處理歷程、點偵測作業。

# Attentional Bias in Subclinical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Yu-Pei Huang

## Abstract

In cognitive views, attentional bi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anxiety and may 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anxiety disorder.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used to orient their attention to threat stimuli and interpreted them as catastrophic. Over vigilant to threat stimuli will interfere the process of other stimuli and build a vicious circle. In past, researchers used the emotional Stroop task to explore this topic. But the attention interference in the emotional Stroop task could not be interpreted clearly.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d a new version of the “ dot-probe task ” to investigate the attentional bias phenomena in subclinical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is new version of the “dot-probe task” measured three dimensions of attentional bias, i.e., attention vigilance, attention disengagement difficulty, and attention avoidance. The present study was a mixed factorial design. The between subjects factor was group ( subclinical OCD and normal control ) , the within subjects factor were type of stimulus ( compulsive checking, compulsive cleaning, positive and neutral ) and location of dot ( congruent to emotional stimulus, incongruent to emotional stimulus )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clinical OCD’ s overall reaction time was longer than normal control group. Besides, according to attentional bias index, subclinical OCDs displayed attention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avoidance to the compulsive checking stimuli, and attention avoidance to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i as well.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ubclinical OCDs may have slower cognitive processing speed than normal control. And they tended to orient their attention to compulsive checking stimuli; which were subsequently followed by attention avoidance. Simultaneously, subclinical OCDs displayed lack of attention toward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i. These results may shed light on the psychopath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attentional bias,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ot-probe task.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強迫症之介紹.....	1
第三節	由心理病理角度探討強迫症病理機制.....	3
第四節	偏誤性注意研究派典介紹.....	7
第五節	強迫症之偏誤性注意研究.....	14
第六節	研究假設與研究目的.....	18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	20
第一節	研究一.....	20
第二節	研究二.....	24
第三章	討論.....	45
第一節	綜合結果與討論.....	45
第二節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方向.....	50
第四章	參考文獻.....	56
附錄	.....	62
作者簡歷	.....	63

## 表目次

表一	偏誤性注意研究整理.....	16
表二	刺激材料字詞詞頻、筆畫、情緒值描述統計資料.....	23
表三	詞頻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23
表四	筆畫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24
表五	情緒量值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24
表六	正式實驗參與者人口學變項資料.....	25
表七	正式實驗參與者之 MOCI 量表、BDI 量表與 STAI-T 量表得分描述 統計.....	30
表八	不同刺激種類與呈現位置狀況下之反應時間資料.....	32
表九	反應時間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33
表十	強迫檢查字詞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34
表十一	強迫檢查字詞不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35
表十二	強迫清潔字詞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37
表十三	強迫清潔字詞不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38
表十四	正向字詞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39
表十五	正向字詞不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40
表十六	不同組別與性別之反應時間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41
表十七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之偏誤性注意指標描述統計資料.....	43
表十八	偏誤性注意指標結果整理表.....	44

## 圖目次

圖一	傳統點偵測作業設計.....	12
圖二	正式實驗使用之點偵測作業設計.....	28
圖三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於反應時間差異圖.....	33
圖四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檢查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35
圖五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檢查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36
圖六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清潔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37
圖七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清潔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圖.....	38
圖八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正向情緒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39
圖九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正向情緒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圖.....	40
圖十	不同刺激材料狀態下之注意力警覺指標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分佈圖.....	44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臨床觀察常發現，強迫症患者在所處之日常生活環境中，傾向於去注意與其症狀內容相關之威脅刺激，且當患者將注意力投注在此症狀內容相關之刺激時，即容易引發患者強迫思考的運作。因此，雖然患者已離開該刺激所在之環境，其內在認知運作仍然維持在與原先症狀相關的內容上，而無法做有效的轉移。且患者亦傾向於將這些相關的訊息作錯誤的解釋，進而引發高度焦慮的情緒，而需要藉由強迫行為以減緩當下的情緒困擾。其中，患者對於環境中之症狀相關刺激的偏誤性注意現象，引發研究者進一步探究強迫症患者與一般健康者在注意力功能上的異同，並認為此議題與強迫症疾病發生機制間具有高度關聯性。過去針對強迫症病理發生機制之相關研究甚多，主要研究重點以心理病理、神經生理、遺傳發展的角度為主。本研究則嘗試應用認知理論中之訊息處理模式，以及與過去研究中相異之偏誤性注意實驗派典設計，探討具高強迫傾向者與一般不具強迫傾向者在不同的刺激材料類別上，其偏誤性注意反應的異同。以期能更進一步瞭解強迫症疾病運作背後的機制，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未來強迫症之治療上，以促進強迫症患者之疾病緩解，進而提升其生活功能與品質。

## 第二節 強迫症之介紹

強迫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 在 DSM-IV-TR 診斷準則中，是為焦慮性疾患的其中一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其疾病盛行率約為 2%~3% (Karno, Golding, Sorenson, & Burnam, 1988; Stein, Forde, Anderson, & Walker, 1997; Weissman et al., 1994)。依疾病初發年齡有兩種類型，第一種為早發型，患者在 10 歲以前發病，患者以男性居多，其症狀內容大部分與強迫檢

查有關。第二種則為晚發型，約為青少年後期到成人前期初發，且大多在壓力事件之後伴隨出現，患者以女性居多，主訴的強迫症狀內容則大部分與強迫清潔有關（do Rosario-Campos et al., 2001; Kringlen, 1970; Noshirvani, Kasvikis, Marks, Tsakiris, & Monteiro, 1991）。

在強迫症的症狀表現方面，一般大眾對於強迫症的初步印象，大多與重複性的行為有關，例如：重複地洗手、重複地檢查瓦斯開關等等。但除了這些顯現在外，容易被觀察到的強迫行為之外，讓強迫症患者深感困擾的還包括發生於內在的強迫性思考內容，以及一部份患者可能存有在心中重複心理運作的強迫症狀，例如：在心中默數數字、在心中重複默唸某段句子等等。在 DSM-IV-TR 診斷準則的描述中，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疾病的主要概念即為重複一再發生的強迫思考（obsession）與強迫行為（compulsion）。強迫思考指的是患者內在持續經驗且充斥著一些闖入（intrusive）的想法、衝動、思想或影像等內容，這些內容可能大多與性、暴力、攻擊、污染、自我懷疑等威脅性主題有關，例如：擔心與人說話時被飛沫傳染疾病、對神明做出猥褻行為的影像、想傷害自己親人的衝動等等。但也由於患者常可以經驗到它們是不合宜的，因此常會引發患者高度的焦慮情緒。而這種闖入且不合宜的經驗感受，被稱之為是一種自我不協調（ego-dystonic）的現象，由於這些強迫思考內容，既不受控制，也不屬於患者本身所能預期的思考內容，因此常引發相當大的心理困擾與痛苦。患者在面對這些強迫性思考內容所帶來的威脅感受時，常使用忽略或壓抑的方式因應之，或以強迫行為來抵消強迫思考內容所帶來的焦慮感受。強迫行為指的是一種重複的行為，這些重複的行為包括外顯的行為（例如：重複清洗、重複檢查或排列物品等）以及內在的重複思考（例如：在心中默唸字句或計數等），這些強迫行為主要的目的在於降低強迫思考內容所帶來的威脅與焦慮感受，或者避免某些可怕事件的發生。這些強迫行為雖然對於強迫症患者而言能降低當下的焦慮情緒，但就現實的角度來看，這些行為一方面在程度上已經太過頻繁和嚴重，另一方面則是與患者所擔心害怕會發生的事情之間並無直接且絕對的關聯性。而強迫症患者的主要問題在於，患病初期可能會盡力與症狀相抗衡，藉由抑制或其他方法阻止強迫思考的產生，但相對而言這些方法所引發的焦慮感受也就更加嚴重，而若立刻進行強迫行為的運作，則焦慮則會明顯下降。在多次抵抗無效之後，患者則會

開始放棄對強迫症狀的控制，並將強迫症狀納入平日的的生活當中，這種抗拒無效的結果常會為患者帶來相當大的無望無助感受（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avison, Neale, & Kring, 2004; Swinson, Antony, Rachman, & Richter, 1998）。除此之外，日趨嚴重的強迫思考與強迫行為將會佔據患者日常生活的大半時間，有些嚴重的患者甚至每天需要花費四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在身體清潔的工作上，進而影響到患者原先的學業、職業與社交功能。也因此許多強迫症患者也伴隨與憂鬱共病和物質濫用的問題（Karno et al., 1988; Rachman & Hodgson, 1980）。然而，這些強迫症狀也可能在其他一般醫學狀況或物質誘發的情況下出現，或者在其他精神疾患的症狀表現上有相似的強迫行為和強迫思考表現，若在此範圍內之強迫症狀則不被診斷為強迫症疾患（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由以上關於強迫症狀與疾病現象的敘述可得知，強迫症狀存有之重複出現且無法控制的特性、患者對於強迫症狀內容的過度解釋與擔憂以及強迫行為對於患者生活時間的佔據，都是造成疾病痛苦指數升高的原因。而且強迫症狀的嚴重程度越高，對職業功能的影響也越大，住院病人的功能退化程度甚至與精神分裂症病人無異（Calvocoressi, Libman, Vegso, McDougale, & Price, 1998; Eisen et al., 2006; Mancebo et al., 2008）。因此，若期望能提升強迫症患者的生活品質與治療效果，針對強迫症背後的病理機制與疾病維持因子的研究，也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 第三節 由心理病理角度探討強迫症病理機制

由於強迫症被歸類於焦慮性疾患中的一種，過去用以探討強迫症心理病理之理論亦多根據解釋焦慮疾患的心理病理模式，來說明強迫症狀發生與維持的病理機制。其中包括源自於精神分析、行為理論、認知行為理論等不同理論模式的基本架構，並基於這些相異的理論，發展出不同的心理治療方法，以下將逐一介紹討論之。

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強迫症的症狀呈現被視為是本我(id)與超我(superego)間相互衝突的結果。強迫思考內容中有關性、攻擊的侵入性思考是一種本能

(instinct)運作的呈現，但這些內容與患者內在規範相抵觸，因而造成極度的焦慮，而為了降低此種焦慮，個體則使用抵消(undoing)的防衛機轉運作，也就促成強迫行為的發生。在治療的方式上，精神分析角度認為這些衝突是由於性發展階段中的肛門期(anal stage)固著(fixation)所致，需要經由將這些內在衝突浮現到意識層面的過程，幫助個案瞭解這些衝突，以達到修通(working through)的目的。

以行為理論的角度而言，Morwer (1947, 1960) 針對焦慮性疾患的疾病形成機制提出二階段模式(two-factor model) 理論。此一理論認為焦慮性疾患的恐懼與逃避行為是經由兩種不同的制約歷程而來的。第一階段為古典制約歷程，也就是認為當個體在所處環境中遭遇到原本的中性刺激，但這些刺激偶然與威脅刺激相連結後，進而使個體對原先的中性刺激產生恐懼與焦慮的情緒。然而這些情緒所帶來的困擾與不適引發了個體隨後逃避威脅刺激的行為，以幫助個體降低焦慮感受並得以繼續生存於環境中。故藉由工具性制約歷程，這些逃避的行為藉由負增強作用(negative reinforcement)被維持且日漸穩固，終至難以取代。若將此理論運用於強迫症症狀的解釋，強迫行為可被視為是一種逃避強迫思考內容所引發之焦慮情境的因應行為，而這種逃避的因應使得第一階段的焦慮反應無法被其他更符合現實情境的因應方式所取代，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但 Mowrer (1947, 1960) 的二階段理論只能廣泛地說明所有焦慮疾患可能的病理機制，而無法針對強迫症狀做出特殊性地解釋。因此，研究者開始嘗試納入認知理論的角度來討論強迫症狀更多的不同面向，包括對於強迫思考內容的錯誤解釋、抑制困難與記憶力的問題等 (Swinson, Antony, Rachman, & Richter, 1998)。

在認知角度解釋上，Salkovskis (1985, 1989) 提出患者容易對強迫思考內容具有誇大責任感(responsibility)的認知扭曲以及 Rachman (1997, 1998) 提出的 TAF (thought-action fusion) 理論，此兩種理論主要探討強迫症狀的發生和維持是來自於患者對侵入性思考內容做錯誤解釋的結果。Salkovskis 所提出的誇大責任感(exaggerat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理論指的是，強迫症患者常擁有過度地認為自己需要對強迫思考內容所可能引發的結果負起責任的錯誤想法(例如：我出門時如果沒有把瓦斯關緊，我就會使得火災發生，甚至危害鄰居的性命，而我

需要為這樣的結果負起所有責任)，而這些想法常會使得強迫症患者感到焦慮不安，且需一再確認自己是否做出危害他人的行為，而使得強迫症狀更加惡化。Keo 與 Chang (2005) 以及 Chang、Keo 與 Yeh (2005, 2006) 亦證實此種過度誇大的責任感實屬一種認知基模，此種認知基模將會使強迫症患者認為想像中的負向事件在未來發生的可能性增加，且事件後果的嚴重程度亦會隨著提高。而隨著此種認知基模的運作，強迫症狀嚴重程度也隨之升高 (Chang, Keo, & Yeh 2005, 2006; Keo & Chang, 2005)。Rachman 提出的 TAF 概念，則是指強迫思考與事物實際發生之間的混淆 (例如：在我腦海中突然閃過攻擊路人的想法，代表我很有可能真的會去攻擊別人)，這樣的思考內容一樣會引起強迫患者的焦慮情緒，並且需藉由思考抑制或強迫抵消行為才能降低情緒所帶來的困擾。

若以訊息處理歷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角度而言，包括 Beck、Emery 與 Greenberg (1985) 提出認知基模 (cognitive schema) 來解釋焦慮疾患的病理機制，則認為個體在生存考量運作下，會傾向將注意力投注於環境中可能帶來生命威脅或傷害之刺激，但對焦慮疾患而言，經由認知基模的運作，則容易對這些刺激有過度警覺的反應，使得個體做出錯誤的判斷而佔據原來有限之認知資源，並降低因應現有環境要求之效率。因應失敗的結果又進一步使得個體感受到焦慮與痛苦，而逐漸形成惡性循環 (Beck, Emery, & Greenberg, 1985)。Wells 與 Matthews (1996) 提出的自我調節功能模型 (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 S-REF model) 也以自我核心概念 (self-belief)、控制歷程 (controlled processing) 與自動化歷程階段 (automatic processing) 三個架構之間相互影響的運作模式，嘗試說明對訊息處理的認知歷程如何影響焦慮與憂鬱患者的病理機制運作。Wells 與 Matthews (1996) 認為焦慮與憂鬱者的高度自我聚焦

(self-focused)、偏誤性注意 (attentional bias) 以及認知資源空間限制三個認知特性是主要疾病發生與維持的原因 (Wells & Matthews, 1996)。另外在情緒刺激與認知反應關聯性的討論上，Bower (1981, 1987) 則提出情緒認知網絡理論

(network theory)，在此理論中認為事件與情緒之間是以一連續網絡的方式相連結，當事件內容出現後，則引發其他與此事件相關聯的運作，進而連結至相相關對應的情緒反應。應用於焦慮疾患之訊息處理歷程討論時，除了與症狀相對應的負向刺激可能直接引起偏誤性注意外，與症狀相關之記憶、正向情緒刺激等等，

亦可能經由網絡連結之運作，激發個體內與症狀相關的訊息，而這些刺激可能藉由與症狀相關的特性，而引發個體對其產生偏誤性注意的反應。

若將以上認知與訊息處理理論應用於探討強迫症之病理機制運作探討上，則可知患者對於外在環境中與症狀相關刺激的注意力警覺（attention vigilance）現象以及對威脅刺激的錯誤解釋，與強迫思考以及強迫行為的症狀產生和維持之間具有相當的關聯性。例如，在了解強迫思考的發生機制時，研究者發現一般人平日皆經歷過相似的侵入性思考（intrusive thought）經驗，內容可能包括在腦海中突然想到某段音樂或某件與現在所處環境中相關或不相關聯的事物。一般人在當下可能會注意到這些侵入性的內容（Rachman & de Silva, 1978），但個體所處之環境中仍存有持續需花費認知資源去處理的其他事物，故一般而言個體大多能成功地轉移到正在進行的事物上，以維持其持續運作與應付所處環境之要求。但就強迫症患者而言，有些研究者認為強迫症患者注意力功能的主要問題，在於無法將注意力由這些外在環境或內在環境中所出現的刺激做適當的轉移，認為這是一種注意力抑制（attention inhibition）能力上的困難（Enright & Beech, 1993a, 1993b）。Clayton、Richard 與 Edward（1999）即以強迫症患者、恐慌患者與一般控制組為研究對象，使用 TEA（Test of everyday attention）系列的注意力測驗，測量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注意力維持（sustained attention）、注意力轉移（attentional switching）以及注意力分配（divided attention）四個向度，結果發現強迫症患者在選擇性注意力、注意力轉移以及注意力維持的能力的確較恐慌患者與一般控制組差，尤其是選擇性注意力功能最為明顯。故在探討強迫症患者之偏誤性注意對於其疾病發生以及維持所扮演的角色時，有關偏誤性注意中對於刺激的注意力警覺以及注意力抑制困難等問題，皆是重要且需被進一步驗證和討論的議題。

為了進一步探討強迫症之偏誤性注意特性時，過去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認知實驗派典與實驗設計討論此現象，以下將逐一介紹之。

## 第四節 偏誤性注意研究派典介紹

過去研究者嘗試探討焦慮疾患之偏誤性注意現象時，使用了不同的認知實驗派典（paradigm），這些不同認知實驗派典可能探討了不同的偏誤性注意現象，例如：對威脅性刺激的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等等。以下將比較雙耳分聽作業（dichotic listening task）、由史楚普作業（Stroop, 1935）延伸而來之情緒史楚普作業（emotional Stroop task）與點偵測作業此三種作業在探討偏誤性注意議題上的特性與可能涉及的機制，並且將此三種作業中涉及之偏誤性注意機制，以過去在認知心理學中提及之注意力理論做一相互對照。

### 壹、雙耳分聽作業（dichotic listening task）

雙耳分聽作業（dichotic listening task），是一種測量選擇性聽覺注意的認知實驗派典，其目的主要就是了解個體如何選擇哪些刺激是需要被注意，而哪些是不需要被注意的運作過程。雙耳分聽作業的設計是同時在受試者的左右兩耳播放不同的刺激內容，而受試者則被要求去注意優勢耳（dominant ear）所播放的內容，並且跟隨（shadow）唸出所聽到的字。並且在此作業結束後請受試者進行一個辨識作業，針對在雙耳分聽作業中所出現過的刺激做辨識。過去在認知心理學領域中使用雙耳分聽作業主要在討論選擇性注意力是在訊息處理前期或後期被處理的這個議題。而其中 Treisman 與 Geffen（1967）曾使用雙耳分聽作業分別播放不同的故事內容，受試者則需跟隨優勢耳所播放的內容，另外也請受試者在聽故事時針對目標字（target word）做反應，發現經由優勢耳進入的刺激比另一耳所被偵測到的比例為高，也就是未經受試者注意的一耳雖然獲得的注意較少，但仍可獲得注意（鄭昭明，1993）。雙耳分聽作業除了用以測量一般人在選擇性聽覺注意的特性外，也被用來測量對威脅性刺激的偏誤性注意現象。Burgess、Jones、Robertson、Radcliffe 與 Emerson（1981）使用恐懼相關刺激與中性刺激分別做為雙耳分聽作業的材料，並以懼曠症患者以及社交恐懼症患者為研究對象，發現與一般控制組相比較下，此兩種恐懼症患者較容易偵測到恐懼相關刺激，也

就是對此類刺激較為敏感。此種對於威脅性刺激敏感的現象，被稱為是一種對於威脅性刺激的注意力警覺反應，可能的原因包括這些威脅性刺激與恐懼症患者的恐懼情緒相連結，所以容易被偵測出來。另外一個可能則是這些威脅性刺激對於恐懼症患者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所以在各項進入的刺激中會被快速地偵測出來。MacLeod、Mathews 與 Tata (1986) 即使用雙耳分聽作業、生理指標以及接受治療前後測量的設計，以強迫症患者為對象來了解對於威脅性刺激的警覺反應是由何原因而來，結果發現與刺激帶來的負向情緒較有關聯。在使用雙耳分聽作業討論焦慮性疾患的偏誤性注意反應時，主要測量到的仍是以對威脅性刺激的警覺為主，這樣的警覺反應有益於個體之生存，但要進一步了解焦慮性疾患之病理機制與偏誤性注意的關係，仍須將兩者間做更多的連結與探討，故除了使用選擇性聽覺注意的認知派典外，部分研究者也開始使用選擇性視覺注意的認知派典，例如：情緒史楚普作業 (emotional Stroop task)。以進一步了解對於威脅刺激的警覺反應如何干擾訊息處理歷程的進行。

## 貳、史楚普作業 (Stroop task) 與情緒史楚普作業 (emotional Stroop task)

史楚普作業 (Stroop task) 是早期常被用來探討偏誤性注意的認知實驗派典。原始的史楚普作業是由 Stroop (1935) 提出，此作業主要是由文字意義與文字的顏色之間協調與不協調的兩種呈現方式所組成，請參與者做叫色反應。若參與者在不協調的呈現情況下對某文字的叫色所需反應時間較長，則代表該文字意義在叫色歷程中造成干擾，此種現象稱之為史楚普效應 (Stroop effect)。史楚普作業的設計主要包括兩大類型，一種是協調的呈現方式，協調的呈現方式包括唸出以黑色印刷的顏色字詞，以及唸出以彩色印刷的方塊顏色，主要在測量字詞判斷與色彩判斷的反應時間基準線。另一種不協調的呈現方式則是以與文字意義不同的顏色書寫字詞，而參與者需唸出書寫文字的顏色。因此，部分研究者利用原始史楚普作業的設計概念，設計了情緒史楚普作業 (emotional Stroop task)，作業的內容是以能引發參與者情緒的字詞以及中性字詞做為刺激材料，並且以不同顏色印刷的方式呈現，而參與者需唸出印刷字詞的顏色。故情緒史楚普作業假設這些字詞本身若能獲取參與者的注意力，則會干擾字詞的叫色作業歷程，使得反應時間變長，這個干擾現象被認為是情緒刺激材料造成偏誤性注意的結果。故許多研

究者將情緒史楚普作業應用在探討焦慮與憂鬱患者之偏誤性注意特性上

(Williams, Mathews, & MacLeod, 1996)。

然而在使用情緒史楚普作業探討偏誤性注意特性時，其真正測量而得的注意力運作歷程為何，則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Martin, Williams, & Clark, 1991)。情緒史楚普作業雖然是由史楚普作業延伸設計而來，但在史楚普作業中，叫色與文字意義之間具有直接的關聯性，在不協調的情況下（如：對以藍色印刷的「紅」該字做叫色反應），在文字意義的向度上會呈現出相互抑制的現象。但情緒史楚普使用的是情緒字詞判斷對叫色作業的干擾，情緒字詞的文字意義與顏色名稱間並無直接關聯性（如：對以藍色印刷的「危險」該字做叫色反應），干擾叫色作業的機制可能就與原始史楚普作業不同。情緒史楚普干擾現象的背後機制被認為與對威脅刺激警覺的現象有關，當個體遭遇到威脅性刺激時，將會自動化地將注意力轉移到威脅刺激上，而阻礙了其他正在進行的運作（亦即叫色作業）歷程 (Algom, Chajut, & Lev, 2004)。但 De Ruiter 與 Brosschot (1994) 整理過去使用情緒史楚普作業探討情緒刺激的偏誤性注意文獻，發現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史楚普作業中呈現的干擾現象除與對情緒刺激之警覺歷程有關外，也可能與對情緒刺激的認知逃避歷程 (cognitive avoidance processing) 有關。因此，在使用情緒史楚普作業來探討偏誤性注意問題時，其中所牽涉的注意力功能運作，包括對訊息的覺知 (perceptual) 與反應 (response) 歷程仍無法藉由情緒史楚普作業之結果被釐清。或許使用其他認知作業來探討偏誤性注意的議題較能解決此問題，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 的設計也因此被提出。

### 參、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

為了進一步了解偏誤性注意可能牽涉的注意力運作，MacLeod、Mathews 及 Tata (1986) 使用了另外一種偏誤性注意實驗派典，稱之為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點偵測作業主要的設計概念，在於操弄刺激材料與判斷點兩者的空間相對位置，分為一致性 (congruence) 與不一致性 (incongruence) 兩種，藉此進一步探討偏誤性注意歷程中，參與者對於威脅性刺激之注意力警覺 (attention

vigilance) 現象是否出現。如圖一所示，傳統的點偵測作業設計包括實驗刺激嘗試次與填充刺激嘗試次兩個部分。刺激呈現方式是在凝視點呈現後，於銀幕中心點上下兩位置同時呈現字詞配對組，此字詞配對組包含一個情緒字詞與一個中性字詞或一個中性字詞與另一個中性字詞，此時參與者需唸出位於上方的字詞，待字詞配對組消失後。在實驗刺激嘗試次中，在上方或下方出現判斷點，而填充刺激嘗試次則不出現判斷點，字詞配對組呈現一秒後則繼續下一個嘗試次。此時，參與者則需藉由按鍵方式判斷點出現與否，若接續在字詞配對呈現後判斷點出現，則按下按鍵，若無出現判斷點，則不需按下按鍵。實驗刺激嘗試次中的呈現狀態有兩種，包括威脅刺激詞和判斷點在同一位置出現的「一致狀態」，以及威脅刺激詞和判斷點在不同位置出現的「不一致狀態」兩種情況。基於過去訊息處理理論有關焦慮疾患對威脅性刺激警覺反應之假設，高焦慮傾向者或焦慮患者在威脅刺激與判斷點一致的狀態下，其反應時間應較不一致的狀態為短。因此，MacLeod 等人 (1986) 除了使用參與者在點偵測作業中之反應時間，以了解泛焦慮患者與一般控制組在偏誤性注意特性上的相異之外，亦提出了偏誤性注意指標

(attentional bias index) 來做為點偵測作業之資料分析的方法。Tata、Leibowitz、Prunty、Cameron 及 Pickering (1996) 更進一步說明了偏誤性注意指標所代表的意義。偏誤性注意指標數值指的是參與者在威脅刺激與偵測點不一致狀態下的反應時間平均數減去威脅刺激與偵測點一致狀態下的反應時間平均數所得之結果。若此數值為正，則表示參與者傾向於將注意力投注在威脅性刺激上，其中包括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警覺以及威脅刺激干擾訊息處理運作的現象。而若數值為負，則代表對於威脅刺激之注意力逃避的現象，偏誤性注意指標之公式如下所示：

$$\text{偏誤性注意指標} = (\text{位置不一致的反應時間}) - (\text{位置一致的反應時間})。$$

此外，在 Tata 等人 (1996) 的設計中亦計算了中性刺激嘗試次的平均反應時間，並將之視為是心理運作速度的基準線，以去除參與者間反應速度偏慢或偏快之極端值影響，並且將威脅刺激嘗試次反應時間與中性刺激嘗試次反應時間比較的結果視為是訊息處理歷程受威脅性刺激干擾 (threat interference) 的證據。

由於上述之傳統點偵測作業主要討論重點在於對威脅性刺激的注意力警覺

特性以及威脅性刺激干擾注意力運作歷程現象的測量，但在注意力運作歷程的研究上，Posner、Inhoff 及 Friedrich (1987) 將空間注意力運作分為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為將注意力由原先所在位置轉移開來，第二步驟則是將注意力移往下一個新的位置上，第三步驟則是將注意力投注在新的位置上。故偏誤性注意反應除了包含注意力警覺外，注意力轉移困難的運作亦可能被包含在其中。換句話說，亦應是研究需進一步探討與分析的重點之一。故 Koster、Crombez 及 Verschuere (2004) 使用新的點偵測作業設計，加入了中性詞配對組的設計，也就是在實驗嘗試次中，加入兩個中性字詞的配對呈現，呈現後依然伴隨著判斷點的出現。與傳統點偵測作業不同的是，參與者此時需對判斷點的位置做按鍵反應，例如：點呈現在中心點上方則按下代表「上」的按鍵，若呈現在中心點下方則按下代表「下」的按鍵，且參與者在中性刺激材料的反應時間將會被用來與偵測點位置一致的反應時間以及偵測點位置不一致的反應時間做比較，此外亦使用在偏誤性注意指標計算上，其公式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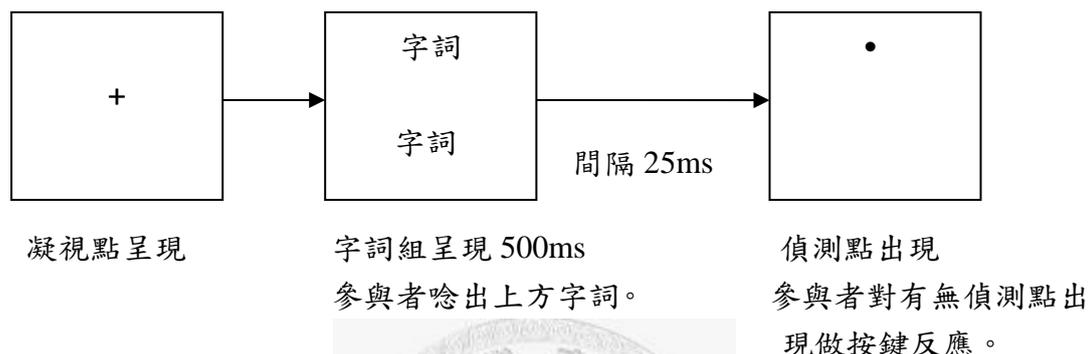
*注意力警覺指標 = 中性詞反應時間 - 情緒詞與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

*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 = 情緒詞與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 - 中性詞反應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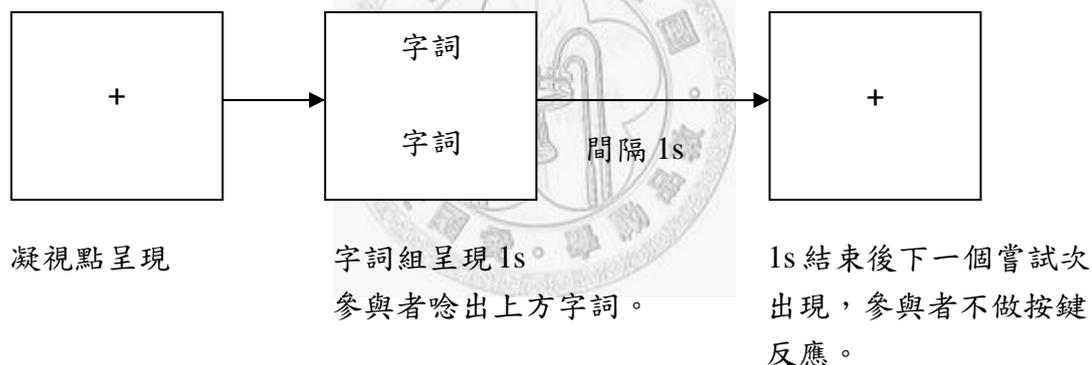
具體言之，在新的點偵測作業設計中，參與者在威脅刺激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以及在威脅刺激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皆被拿來與中性刺激字詞之反應時間相比較。當參與者在威脅刺激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小於中性刺激字詞之反應時間時，則視為是注意力警覺特性的反應，而當參與者在威脅刺激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大於中性刺激字詞之反應時間時，則被視為是注意力轉移困難特性的反應。此外，計算偏誤性注意指標時亦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注意力警覺指標 (attention orienting index)，注意力警覺指標的數值是由參與者對中性字詞組的反應時間平均數減去判斷點與威脅刺激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平均數。而第二部分為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 (attention disengagement difficulty index)，注意力轉移指標的數值是由參與者對判斷點與威脅刺激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平均數減去中性字詞組的反應時間平均數。若此兩項指標為正，則分別代表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力轉移困難的現象存在，若指標為負，則代表注意力逃避的現象存在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6;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Van Damme, 2006)。依據 Koster 等人 (2004) 的觀點，過去在研究焦慮相關疾患之偏誤性注意時，大多將焦點放置於注意力警覺的特性上，而鮮少對注意力轉移困難特性加以探討，而點偵測作業與新的偏誤性注意指標，即可針對此一問題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

(一) 實驗嘗試次：



(二) 填充嘗試次：



圖一：傳統點偵測作業設計 (MacLeod & Mathews, 1986)。

由以上關於傳統與新版點偵測作業的說明，可了解以點偵測作業討論焦慮患者之偏誤性注意反應時，可測量的向度包括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三種。在點偵測作業的定義上，注意力警覺指的是焦慮患者在面對環境中眾多刺激時，傾向於將注意投注在某些刺激上的一種反應，因此在點偵測作業中的表現則是當偵測點與前面出現的威脅字詞位置一致時，其反應時間相較於只出現中性刺激嘗試次時來得短，在注意力警覺指標上即呈現出正值。而依據 Posner、Inhoff 與 Friedrich (1987) 所討論的空間視覺注意力運作歷程，可了解空間注意力的運作除了注意力警覺之外，亦包括將注意力由先前注意的刺激上轉移到下一

個刺激的過程，此過程即為注意力轉移現象。而若假設焦慮疾患對於威脅性刺激除了警覺之外，仍存有轉移困難的問題，也就是當其將注意力投注在威脅性刺激上時，即難以將注意力轉移開來。因此在點偵測作業之表現上，當偵測點與威脅刺激詞之位置不一致時，由於需花時間將注意力轉移到不同位置之偵測點，故其反應時間將較只有中性刺激配對嘗試次時來得長，在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上即呈現出正值。注意力逃避則是由 MacLeod、Mathews 與 Tata (1986) 使用傳統點偵測作業時，發現低焦慮特質者在威脅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之嘗試次的反應時間小於威脅詞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故認為此現象代表當個體注意到威脅詞時非但不將注意力投注在其上，反而逃開此威脅性刺激。以上三種向度的偏誤性注意反應，若參考過去 William James 對於注意力的定義，其中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指的是「選擇性」(selectivity) 也就是在外界許多的事物當中，只注意某些事物而不注意其他事物的特性。第二方面指的是「持續性」(persistence)，也就是能依照個體意願持續注意某些事物，而不受其他無關刺激的干擾。第三方面指的則是注意的轉移 (attention shift)，也就是可以依照個體需求，將對一件事情的注意力轉移到另外一件事情上的能力 (鄭昭明，1993)。則可了解到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力逃避現象探討的是選擇性 (selectivity) 的注意，而注意力轉移困難則與注意力的轉移 (attention shift) 較為有關。因此可了解到使用新版點偵測作業探討焦慮性患者之偏誤性注意反應時，相較於過去的認知實驗派典設計，較能夠討論一般注意力運作歷程中的不同面向，對於研究結果的應用上也較具優勢。

## 第五節 強迫症之偏誤性注意研究

過去在強迫症偏誤性注意的特性之相關研究上，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認知派典和實驗設計，以下將就不同的設計與研究結果作一討論與介紹。

由過去針對強迫症患者的注意力研究中可發現，部份研究者已藉由不同的認知派典與實驗設計，探討刺激材料與偏誤性注意之間的關係。部分研究者認為除了威脅性刺激外，能引發參與者情緒的相關刺激皆可能使得參與者出現偏誤性注意反應 (Martin, Williams, & Clark, 1991)。此外，對於刺激材料的熟悉度、刺激與個體本身關聯性高低 (Mathews & Klug, 1993) 也被認為可能是偏誤性注意現象產生的原因。因此，Foa 與 McNally (1986) 使用雙耳分聽作業 (dichotic listening task) 探討此議題，該研究以 11 名強迫症病人為參與者，並經由晤談內容中選取與症狀相關之威脅性刺激材料進行雙耳分聽作業，此作業分別在參與者接受暴露不反應法 (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 治療的前後做測量。研究結果發現強迫症患者對於威脅相關刺激的確出現注意力警覺 (attention vigilance) 反應，但此種現象在治療後則消失，顯示強迫症患者對於威脅性刺激之偏誤性注意現象是受負向情緒影響，而非對於威脅性刺激之熟悉度較高所造成的。Lavy、van Oppen 與 van den Hout (1994) 則進一步使用情緒史楚普作業 (emotional Stroop task) 測量強迫症患者與一般控制組對於一般正負向情緒字詞、症狀相關之正負向情緒字詞以及中性情緒字詞的反應時間，發現強迫症患者只在症狀相關之負向情緒字詞的刺激材料上表現出反應時間較長之現象，此現象顯示負向情緒字詞會干擾叫色作業的進行，其中可能一部份來自於對負向情緒刺激注意力警覺之影響。但在 Unoki、Kasuga、Matsushima 與 Ohta (1999) 使用情緒史楚普作業 (emotional Stroop task)，並以意識上 (supraliminal) 與意識下 (subliminal) 的兩種時間呈現焦慮相關字詞、強迫症狀相關字詞、正向情緒字詞、與中性情緒字詞的研究中。結果發現，在意識下之呈現時間時，強迫患者對於強迫症狀相關字詞、焦慮相關字詞皆明顯出現反應時間受干擾之現象，亦即反應時間較長。另外，該研究亦根據強

迫症狀主訴內容將強迫症患者分為強迫清潔者(washer)與強迫檢查者(checker), 結果亦發現在意識下的呈現時間中, 強迫檢查者較強迫清潔者在焦慮相關、強迫症狀相關以及正向刺激材料上具有反應時間較長之現象。而 Kampman、Ger、Marc、Gerard 與 Cees (2002) 亦以情緒史楚普作業為測量工具, 並以恐慌症狀字詞、強迫症狀字詞、一般威脅字詞與中性字詞為刺激材料, 且以意識上與意識下的呈現時間測量強迫症患者與恐慌疾患患者的偏誤性注意現象, 結果發現恐慌疾患組與強迫症組在意識上與意識下的呈現時間中, 症狀相關字詞以及一般威脅字詞皆會造成其注意力干擾之現象, 其反應時間較中性字詞來得長, 且強迫症組與恐慌疾患組在整體反應時間上亦較一般控制組來得長。

此外, 除了以情緒史楚普作業當作測量之工具外, Tata、Leibowitz、Prunty、Cameron 與 Pickering (1996) 使用點偵測作業(dot-probe task) 以比較強迫症患者、高焦慮特質、與低焦慮特質者之偏誤性注意反應, 其結果發現, 強迫症患者與高焦慮特質者對於其相症狀對應之刺激材料具有注意力警覺的特性; 且兩種症狀相關刺激皆會干擾強迫症患者與高焦慮特質者的訊息處理運作歷程, 亦即, 干擾的反應不具有症狀特殊性。而低焦慮特質者則無注意力警覺與受威脅性刺激干擾的現象。除了以不同的刺激材料內容來探討偏誤性注意特性外, 亦有研究者直接探討情境焦慮程度與偏誤性注意之間的關係。例如, Cohen、Lachenmeyer 與 Springer (2003) 以強迫症患者及一般控制組為對象, 操弄焦慮情境與中性情境, 並在情境操弄之後予以測量此兩組參與者在傳統史楚普(Stroop task) 上的表現, 結果顯示強迫症患者在高焦慮情境下的反應時間較慢, 且強迫症患者與一般控制組相比較之下, 反應時間也較長。表一列出本研究者針對上述文獻的回顧結果摘要表。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 焦慮情境本身可能與強迫症患者在偏誤性注意上的表現有關, 但針對引發偏誤性注意反應之刺激材料類型仍無一致的結果, 包括是否與症狀相關或正負向情緒等。換言之, 在使用不同的認知派典測量以及不同呈現時間的操弄下, 似乎偏誤性注意反應歷程中, 不止存有對於威脅性刺激警覺的注意力運作而已, 可能仍存有其他更複雜的注意力歷程, 例如: 注意力轉移困難或注意力逃避歷程。

表一

強迫症注意力偏誤研究整理。

作者	研究對象	刺激材料	認知派典	呈現時間	主要結果
Foa & McNally (1986)	11 名強迫症患者。在暴露不反應法治療前後接受作業。	強迫清潔 強迫檢查症狀相關詞。	雙耳分聽作業		對症狀相關刺激出現注意力警覺反應。治療後則無。
Lavy, Oppen & Hout (1994)	33 名強迫症患者 29 名控制組。	強迫正向清潔詞、強迫負向清潔詞、強迫正向檢查詞、強迫負向檢查詞各 8 個。另包括正向情緒、負向情緒、中性詞。	情緒史楚普作業	supraliminal (呈現直至受試者做出反應)	在症狀相關負向刺激上有顯著之注意力干擾現象。
Unoki 等人 (1999)	14 名強迫症患者 (9 名強迫檢查者、5 名強迫清潔者)、一般控制組 28 名。	負向字詞 (焦慮相關、強迫症相關)、正向情緒字詞、中性字詞。	情緒史楚普作業	subliminal supraliminal	在意識下呈現時間，強迫症患者對焦慮相關的字詞、強迫症狀字詞具有顯著干擾現象，且強迫檢查者對於焦慮相關刺激、強迫症狀相關刺激以及正向情緒刺激皆較強迫清潔者有明顯的干擾現象。

(接下頁)

(續表一)

作者	研究對象	刺激材料	認知派典	呈現時間	主要結果
Kampman 等人 (2002)	恐慌症患者與強迫症患者各 20 名。	恐慌症狀詞、強迫症狀詞、一般威脅詞、中性詞各十個。	情緒史楚普作業	subliminal (10ms) supraliminal (呈現直至參與者做反應)	恐慌患者與強迫症患者不管在意識上或意識下的呈現時間中，威脅性刺激皆會造成注意力干擾現象。
Tata 等人 (1996)	實驗一：13 名強迫清潔的強迫症患者與 18 名高焦慮特質者。 實驗二：加入 26 名低焦慮特質者做比較。	污染相關字詞、social anxiety 相關字詞。 (general of content specific)	點偵測作業	500ms	在強迫症患者與高焦慮特質者身上發現對其症狀相關刺激具有注意力警覺特性。而低焦慮特質者則無注意力偏誤反應。

## 第六節 研究假設與研究目的

### 壹、本研究目的

由過去討論強迫症相關的心理病理機制時，可瞭解到偏誤性注意特性與強迫症狀發生和維持間具有相當的關聯性。因此許多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認知作業嘗試探討強迫症患者在偏誤性注意特性上的表現為何，以及這些偏誤性注意特性是否單獨只與症狀相關刺激有關，或對其他情緒類別字詞亦有相同之偏誤性注意反應。過去使用之認知作業包括雙耳分聽作業、情緒史楚普作業以及點偵測作業等。所得之研究結果並不盡相同，且對於此偏誤性注意反應歷程中所牽涉之注意力運作，目前文獻未對強迫症者的偏誤性注意現象，依 Posner、Inhoff 與 Friedrich (1987) 以及 Koster、Crombez、Verschuere 與 De Houwer (2004) 以及 Koster、Crombez、Verschuere 與 Van Damme (2006) 之角度做進一步的測量與探討。故本研究嘗試使用改良後的點偵測作業以及偏誤性注意指標計算方式，同時測量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現象。針對強迫症偏誤性注意的內容特定性進行研究與探討。

### 貳、實驗設計

因此本研究使用 Koster、Crombez、Verschuere 與 De Houwer (2004) 以及 Koster、Crombez、Verschuere 與 Van Damme (2006) 提出之點偵測作業設計與偏誤性注意指標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實驗設計為  $2 \times 4 \times 2$  多因子混合設計，受試者間變項為組別，包括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兩組。受試者內變項包括四種刺激材料類別（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中性）以及兩種偵測點相對位置（偵測點與情緒刺激一致、偵測點與情緒刺激不一致）。其中除了負向刺激材料外，本研究亦加入正向情緒刺激材料做為對照比較。

### 參、 研究假設

依據過去威脅刺激警覺相關理論以及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在點偵測作業中，高強迫傾向者在症狀相關刺激（強迫檢查、強迫清潔）上，應較一般控制組具有明顯之注意力警覺特性表現。而在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方面，由於過去在強迫症患者的偏誤性注意特性研究所受使用認知派典的限制以及設計上的不同，尚無此方面的研究結果，故本研究使用新的認知實驗派典設計以探討此兩種偏誤性注意特性在高強迫傾向者上的表現為何。根據 Koster、Crombez、Verschuere 與 De Houwer（2004）以及 Koster、Bruno、Geert 與 Stefaan（2005）與 Koster、Crombez、Verschuere 與 Van Damme（2006）針對高焦慮特質者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預測高強迫傾向者，應較一般控制組在症狀相關刺激上具有明顯之注意力轉移困難表現。



##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

本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研究一為預備研究，主要在於編製研究二所需之刺激材料。研究二為正式研究，主要在於依據強迫症狀量表分數篩選適合之參與者，進一步接受偏誤性注意之認知實驗，以探討高強迫傾向者在偏誤性注意上的反應特性。

### 第一節 研究一

#### 壹、參與者

為了編製適合使用於具高強迫傾向者之刺激材料，本研究邀請某國立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組研究生 13 人，其中男生 3 人，女生 10 人。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28 歲，標準差 6.61 歲。13 位參與者中包含碩一與碩三學生各 3 人、碩四學生 6 人及博士班學生 1 人，其中 10 位參與者皆具臨床實習或實務工作經驗。

#### 貳、研究工具與設備

由於正式研究分別需要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與中性情緒字詞，且需請專家做進一步分類與情緒評定。故本研究參考 Lavy、van Oppen 與 van den Hout (1994) 與 Tata、Leibowitz、Prunty、Cameron 與 Pickering (1996) 於實驗中所使用之強迫檢查與強迫清潔症狀字詞、正向情緒與中性情緒字詞材料，以及 Rachman 與 Hodgson (1980) 書中對於強迫檢查症狀與強迫清潔症狀之描述，以中文雙字詞為原則做進一步的翻譯或撰寫篩選。為了增加字詞數量，本研究亦使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相似詞資料庫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07)，以同義詞方式擴充各類別字詞數量。

此外，由於字詞的詞頻和筆畫數目對於反應時間亦有影響，所以本研究接著將上述程序挑選後字詞利用中文詞頻資料庫（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00; Liu, Chuang, & Wang, 1975; Wu & Liu, 1987,1988; Chinese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Group, 1995）查詢在各個詞庫中，其相對應之詞頻以及在總詞頻數中所佔之詞頻百分比。為避免字詞在不同詞頻庫中頻次的差異，若該詞於此四個詞頻資料庫中之詞頻百分比差異過大者，或超過兩個詞頻資料庫中詞頻為零者，則從中篩除不予使用。

經過以上程序後，共挑選出 118 個強迫清潔字詞、113 個強迫檢查字詞、128 個正向情緒字詞、315 個中性情緒字詞，總共有 674 個詞。將這些字詞經亂數排列呈現順序後即形成了本預備性研究所使用的「刺激材料類別與情緒量值評定問卷」。

## 參、研究程序

字詞分類與情緒值評估問卷編製完成後，研究者邀請上述十三位參與者針對該問卷的字詞進行專家評定。專家需要對每一字詞評估該字詞之類別、字詞屬於該類別的符合程度、字詞的正負向情緒強度共三個部分。字詞類別包括：清潔、檢查、正向、中性與以上皆不符合五種選項，專家需決定每一個字詞最符合的字詞類別，選定之後則需評估該字詞符合此類別之程度高低，類別符合程度以 0~10 分來評定，0 分為完全不符合，10 分為完全符合。評定完字詞類別與類別符合程度之後，專家需再進一步評估此字詞對於強迫症者而言，是屬於正向或負向情緒字詞，以及正向或負向情緒量值的程度多寡，情緒量值的評定以-10~+10 之間為選取範圍，-10 為極端負向，+10 為極端正向。待專家完成本問卷後則予以回收並確認是否有缺漏，如有缺漏者，則請專家補齊評估資料，收集完成後即開始進行資料分析與字詞篩選工作。

問卷收集完成後，研究者針對每個字詞進行各項評估資料之描述統計分析，並進一步計算每一字詞被歸類為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中性情緒或以

上皆不符合之類別次數總和、符合此類別程度之百分比以及正負向情緒值平均數。

在分別計算各字詞之統計資料後，接下來則進行篩選程序。第一步驟先依據每一個字詞在各類別之分類次數進行篩選，被歸類於某類別之人數大於 7 人之字詞則歸於該類別（如：「中獎」一詞有 13 人將之歸類於正向詞，則該詞即被歸類於正向詞類中），無法被歸於任何一個類別者則予以剔除。第二步驟則參考第一步驟之結果，依據被分類之該類別符合百分比作篩選，平均符合百分比低於 50% 以下之字詞則予以剔除（如：「創造」一詞被評定為正向詞類的平均符合百分比為 48.46%，被評定為中性詞類的平均符合百分比為 13.08%，則不歸類為其中任一類別當中）。第三步驟以情緒值平均數為主，保留歸類於強迫症狀類之字詞中情緒值平均數小於-4 者、歸類於正向情緒之字詞中情緒值平均數大於+4 者，以及歸類於中性字詞之情緒值平均數介於-1~+1 之間之字詞，其他則予以剔除。

經過以上篩選後，再進行字詞組之詞頻筆畫配對。本程序主要目的在於配對出強迫檢查-中性、強迫清潔-中性、正向情緒-中性與中性-中性四類別的字詞組。在配對程序中，首先計算每個字詞之總筆畫數，接著處理詞頻配對問題，由於各字詞在中研院詞頻資料庫（Chinese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Group, 1995）中並無詞頻為零之情形存在，故在此先以中研院詞頻資料庫為主要配對參考，接下來則依序以詞頻筆畫數之大小配對出四類別的字詞組，共得 96 對字詞組。

## 肆、研究結果

依據研究程序篩選出之四類別之中文字詞刺激材料，每種類別裡包含 24 組字詞配對組，各類字詞之詞頻、筆畫與情緒量值之描述統計資料如表二所示。為了確認此四類字詞之詞頻及筆畫數的一致性，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各詞類之詞頻數間並無顯著差異， $F(3, 188) = 1.12, p = .34$ ，且各詞類筆畫數比較亦無顯著差異， $F(3, 188) = .50, p = .69$ ，其變異數摘要表如表三、表四所示。在情緒量值方面，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詞與中性情緒詞在情緒量值比較結果為顯著， $F(3, 188) = 1451.77, p < .001$ ，其變異數摘要

表如表五所示。經由事後比較分析之結果，發現正向情緒詞之情緒值分別較強迫檢查、強迫清潔以及中性字詞顯著為高 ( $p < .001$ )，強迫檢查與強迫清潔字詞也較中性字詞顯著為低 ( $p < .001$ )，而強迫檢查與強迫清潔詞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 $p = .50$ )，此結果符合本預備研究之目的。

表二

刺激材料字詞詞頻、筆畫、情緒值描述統計資料。

	檢查字詞 ( $n = 24$ )	清潔字詞 ( $n = 24$ )	正向字詞 ( $n = 24$ )	中性字詞 ( $n = 24$ )
詞頻數				
$\bar{X}$	116.96	73.75	83.04	95.06
$SD$	104.84	74.29	72.13	89.04
筆畫數				
$\bar{X}$	21.17	19.79	20.63	21.53
$SD$	6.16	4.72	4.78	7.47
情緒值				
$\bar{X}$	-5.60	-5.94	6.19	0.06
$SD$	0.83	1.13	1.23	0.47

表三

詞頻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詞類	25680.60	3	8560.20	1.12	.344
殘差	1442783.22	188	7674.38		

表四

筆畫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詞類	67.78	3	22.59	.50	.685
殘差	8554.84	188	45.50		

表五

情緒量值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詞類	2443.92	3	814.64	1451.77	.001***
殘差	105.49	188	.56		

\*\*\* $p < .001$ .

## 第二節 研究二

### 壹、參與者

研究二為正式研究的部分。正式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某國立大學大學生。初步以 Maudsley 強迫症狀量表 (Maudsley 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 MOCI) 做為篩選工具進行大樣本施測 (張素鳳, 黃瑜珮, 張又文, 2007), 共得 707 名大學生, 其 MOCI 量表得分平均數為 9.66 分, 標準差為 5.08 分。依據本研究之實驗設計, 進一步將 MOCI 分數得分大於平均數 1.5 個標準差及以上 (亦即得分大於 18 分以上) 者, 歸類為高強迫傾向組, 得分小於平均數一個標準差及以下 (亦即得分小於 4 分以下) 者, 歸類為一般控制組。此外, 由於本實驗使用中文刺激材料, 為避免實驗誤差, 故未包含僑生身份之參與者。接著以電話邀約的方式邀

請符合上述條件之參與者參與本實驗。經邀請後，實際參與本實驗之參與者共 26 人，如表六所示，其中高強迫傾向組有 11 人，包括男生 2 人、女生 9 人，平均年齡 21.09 歲、標準差 1.92 歲，平均教育年數 14.73 年、標準差 2.10 年，皆為右手慣用者；一般控制組有 15 人，包括男生 7 人、女生 8 人，平均年齡 20.73 歲、標準差 1.28 歲，平均教育年數 14.20 年、標準差 1.15 年，其中左手慣用者 2 名、右手慣用者 13 名。兩組在年齡 ( $t = .57, p = .57$ ) 以及教育年數 ( $t = .82, p = .42$ ) 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六

正式實驗參與者人口學變項資料。

		高強迫傾向組 ( $n = 11$ )	一般控制組 ( $n = 15$ )	$t$ 值
性別	男	2	7	
	女	9	8	
年齡	$\bar{X}$	21.09	20.73	.57
	$SD$	1.92	1.28	
慣用手	右	11	13	
	左	0	2	
教育年數	$\bar{X}$	14.73	14.20	.82
	$SD$	2.10	1.15	

## 貳、實驗刺激與設備

正式研究所需之實驗材料包含兩部分，第一部份為量表，第二部分為電腦化之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材料與設備介紹如下：

### (一) 量表

#### **Maudsley 強迫量表 (Maudsley 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 MOCI)**

MOCI 量表係由 Hodgson 與 Rachman(1977)以及 Rachman 與 Hodgson(1980)發展編製而成，為 30 題的是非題問卷，內容包括正向與反向題型。經由因素分析之結果，該量表內容可分為四個分量尺，分別為清潔 (washing) 分量尺 11 題、檢查 (checking) 分量尺 9 題、緩慢-重複 (slowness-repetition) 分量尺 7 題、謹慎-懷疑 (doubting-conscientious) 分量尺 7 題。

#### **貝克憂鬱量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此量表由 Beck、Ward、Mendelson、Mock 與 Erbaugh (1961) 所編製，包括 21 題，每題包含 0~3 分的選項，分別代表沒有該情況或輕微的、中度的、嚴重的三種不同程度。參與者被要求依據最近兩週內之情緒狀態填寫該量表。此量表總分為 63 分，得分越高代表憂鬱程度越嚴重。

#### **情境—焦慮特質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 STAI-T)**

此量表是為 Spielberger, Gorsuch 及 Lushene (1970) 所編製的自陳式量表，包括測量特質焦慮 (trait anxiety) 與情境焦慮 (state anxiety) 兩部分。每部分包括 20 題，每一題目中包含四個選項，亦包括正向與反向題型，每一部份最高總分範圍為 20~80 分。本研究選用其中的特質焦慮分量表部分，以測量參與者在特質焦慮上之程度高低。

## (二) 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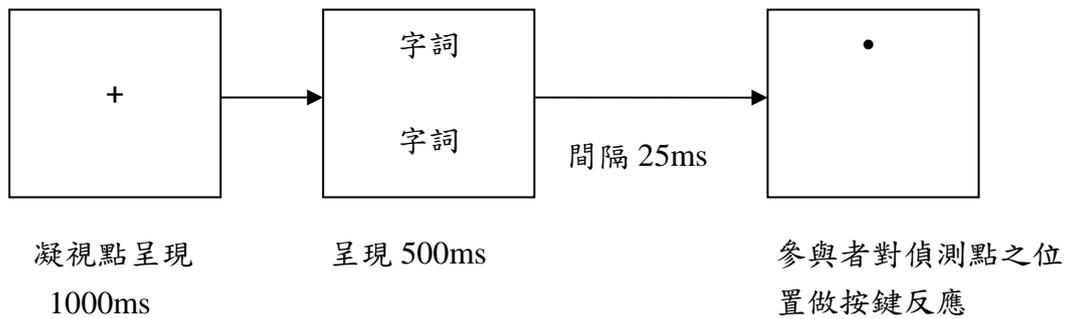
### 刺激材料

正式研究所使用之刺激材料為中文字詞配對組，依據實驗設計分為四種類別，分別為清潔類別、檢查類別、正向情緒類別、中性情緒類別。經由研究一之專家評定結果，各類別中分別包含 24 組配對字詞組，如：缺失-上課 (檢查-中性)、廁所-貨物 (清潔-中性)、中獎-搬運 (正向-中性)、港口-作者 (中性-中性) 等。

### 實驗設備

本實驗使用之軟體為 Microsoft Millisecond Software Inquisit 2.061004.5 試用版。硬體設備則為 Viewsonic VG2021m 20 吋 VGA 顯示器 (解析度 1400×1050，反應時間 8ms，水平頻率：30-82KHz；垂直頻率：50-75Hz)、羅技鍵盤一個、ASUS S5200N 筆記型電腦一台、耳機一副。

本實驗選擇使用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 做為測量之工具，並參考過去文獻之內容規劃本實驗程序之設計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4;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Van Damme 2006)，呈現方式如圖二所示，先於銀幕中心呈現凝視點「+」(1000ms) 並伴隨出現「叮」的聲響，接著凝視點消失，並於銀幕上下方呈現目標字詞組 (500ms)，字詞組呈現結束後經過 25ms 隨機於銀幕上下方呈現目標點，參與者需在此時針對目標點的位置盡快做出按鍵反應，此目標點將會一直出現直到參與者做按鍵反應後才消失，接著再進行下一個嘗試次。每個嘗試次間相隔 500ms 之時距。字詞在銀幕上實際呈現之大小為寬度 3 公分，高度 1.5 公分。上下兩組字詞各距離中心凝視點 1.5 公分，實驗進行時，參與者眼睛所在位置距離銀幕約 60 公分，視角約為 2.86 度。實驗過程總共有 384 個嘗試次，以隨機方式呈現，其中包含四種類別各 24 組字詞配對組，為平衡呈現位置之影響，每組配對組重複呈現四次，分別為情緒字詞在上偵測點在下、情緒字詞在上偵測點在上、情緒字詞在下偵測點在上、情緒字詞在下偵測點在下共四種組合。



圖二：正式實驗使用之點偵測作業（dot-probe task）程序。

### 參、實驗程序

參加本研究之參與者需先接受實驗程序及參與者權益說明，確認其完全瞭解同意書內容後即進行正式實驗。第一部份先請參與者填寫基本資料表、Maudsley 強迫症狀量表、貝克憂鬱量表及特質焦慮量表。參與者完成後則接受第二部分之電腦化點偵測作業。此一認知作業約需時20分鐘，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份為練習階段，其中包含12個嘗試次，字詞內容與正式實驗不重複。此階段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參與者瞭解如何進行此作業。指導語內容如下：

「這是一個探討人類認知特性的實驗，在本實驗中首先你將會看到銀幕正中央出現一個『十』字並伴隨一個『叮』的聲響，接下來在它的上下方各會出現兩個字詞，它們被配對成一組。當這一組字詞從銀幕上消失後，將會出現一個點來取代原先字詞的位置。你要做的是當你看到這個點之後，請你判斷它是在銀幕中心點的上方或下方，並且盡量快又正確地做出反應。如果點出現在上方，請按下按鍵『上』。如果點出現在下方，請按下按鍵『下』。若你判斷錯誤，銀幕上將會出現『error』的訊息告知你。所以請盡量快又正確地做反應。有任何問題嗎？沒有問題我們將先進行幾個練習次。」

在練習階段結束後則由作業程式計算其正確率，若正確率小於90%則重新說明與進行練習次，若正確率大於90%則進入第二階段之正式實驗，以確認參與者

已完全理解實驗的操作與進行方法。第二階段為正式實驗階段，正式實驗階段指導語如下：

「接下來是正式實驗的部分。我們一樣會在銀幕上呈現不同的字詞組，這一次並不會顯示出您是否判斷正確。但請仍然盡量快又正確地判斷點出現的位置。再提醒一次，如果點出現在上方請按上，在下方請按下，有任何問題嗎？沒有問題我們將進行正式實驗」

正式實驗階段，參與者共接受384個嘗試次，中間無休息。所有嘗試次皆以隨機方式呈現，其中包含四種字詞類別，各類別中包括24個字詞配對組，為了平衡呈現位置之影響，每組字詞配對組於實驗過程中重複出現四次（包括字詞出現在上或下位置與點出現在上或下位置之排列組合，共四種狀況）。

參與者完成正式實驗後實驗者告知實驗結束，並感謝其參與本研究。另外實驗者亦詢問參與者是否有任何不適或疑問，若有醫療需求者則提供相關專業機構之訊息。正式實驗所需總時間約為30~40分鐘。

## 肆、研究結果

### 參與者之 Maudsley 強迫症量表、貝克憂鬱量表、焦慮特質量表得分

表七為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 Maudsley 強迫症量表、貝克憂鬱量表、特質焦慮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七

正式實驗參與者在 MOCI 量表、BDI 量表與 STAI-T 量表得分描述統計。

	高強迫傾向組 ( <i>n</i> = 11)	一般控制組 ( <i>n</i> = 15)
MOCI 總分		
	$\bar{X}$ 20.64	3.07
	<i>SD</i> 2.29	1.28
MOCI 清潔量尺		
	$\bar{X}$ 7.00	1.07
	<i>SD</i> 1.48	0.80
MOCI 檢查量尺		
	$\bar{X}$ 6.45	0.67
	<i>SD</i> 1.04	0.72
BDI 總分		
	$\bar{X}$ 10.90	3.40
	<i>SD</i> 6.52	3.48
STAI-T 總分		
	$\bar{X}$ 53.36	36.20
	<i>SD</i> 5.64	7.63

### 點偵測作業反應時間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方法參考 (Salemink, van den Hout, & Kindt, 2007) 之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分析前之資料處理、第二部分為整體反應時間之統計分析、第三部分為偏誤性注意指標之統計分析。

### 分析前之資料處理

第一階段為分析前之資料處理，目的在於整理參與者經由點偵測作業所收集而得之反應時間資料，以便後續資料分析的進行。首先以每位參與者為主要分析對象，先將其判斷錯誤之嘗試次刪除，接著將每位參與者之反應時間依數值大小排序，為了避免極端值所造成的誤差，故將反應時間小於 200ms 及大於 2000ms 之嘗試次刪除，刪除後不以其他數值替補，亦不納入之後統計分析程序中。接著以每位參與者為單位計算個人之反應時間平均數與標準差，將大於平均數以上三

個標準差或小於平均數以下三個標準差之嘗試次刪除，刪除者不以其他值替補也不納入統計分析。經過上述流程之處理後，剩下的反應時間資料即為後續統計分析之有效資料。參與本研究之所有參與者在經此項處理程序後，總刪除率介於 0.26%~3.65% 間，其中總刪除率大於 4% 之參與者其資料即被視為無效樣本，不納入後續統計分析程序中。

此外，參與者之反應時間也依據受試者內變項做分類，共分為七個情況，分別由刺激材料種類（檢查、清潔、正向、中性）與偵測點出現之相對位置（與情緒字詞一致、與情緒字詞不一致）排列組合而成，即為檢查一致、檢查不一致、清潔一致、清潔不一致、正向一致、正向不一致、中性七種。其中中性刺激不論接續出現之偵測點的位置一致與否，皆視為同一類別。為協助後續資料分析，本研究分別計算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兩組參與者在上列七種情況下之反應時間平均數與標準差，其描述統計資料如表八所示。

### 整體反應時間統計分析

此階段的目的是在於比較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對於正向情緒刺激與負向情緒刺激（強迫檢查、強迫清潔）的反應時間，藉以初步探討偏誤性注意反應。

資料分析方式以參與者組別、字詞類別以及偵測點出現位置為獨變項，其中參與者組別是為受試者間變項（高強迫傾向組、一般控制組），字詞類別（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與偵測點出現位置（與情緒刺激一致、與情緒刺激不一致）則為受試者內變項。針對反應時間所進行的三因子混合設計之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九所示。由表九可知，參與者組別變項上有顯著的主要效果  $F(1, 24) = 4.48, p < .05$ ，高強迫傾向組的反應時間 ( $\bar{X} = 399.59, SD = 43.14$ ) 大於一般控制組的反應時間 ( $\bar{X} = 366.30, SD = 34.39$ )，如圖三所示。其他主要效果或交互作用效果皆不顯著。

表八

不同刺激種類與呈現位置狀況下之反應時間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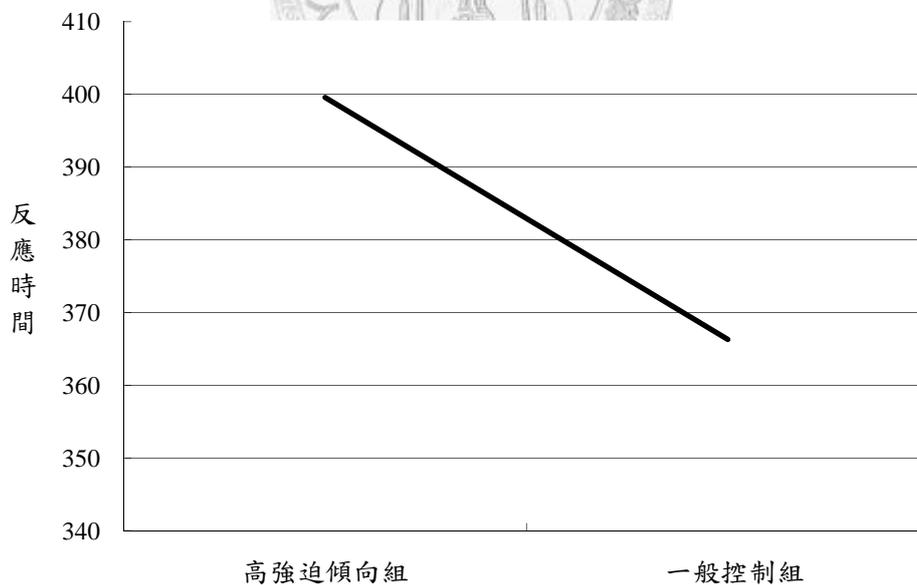
		高強迫傾向組 ( <i>n</i> = 11)	一般控制組 ( <i>n</i> = 15)
檢查一致	$\bar{X}$	394.52	366.33
	<i>SD</i>	84.35	65.27
檢查不一致	$\bar{X}$	397.96	365.62
	<i>SD</i>	76.11	64.68
清潔一致	$\bar{X}$	405.58	365.80
	<i>SD</i>	82.54	69.15
清潔不一致	$\bar{X}$	399.73	365.43
	<i>SD</i>	81.85	62.54
正向一致	$\bar{X}$	397.43	369.93
	<i>SD</i>	78.57	66.45
正向不一致	$\bar{X}$	398.44	365.88
	<i>SD</i>	82.44	64.16
中性刺激	$\bar{X}$	405.14	365.88
	<i>SD</i>	85.75	64.16

表九

反應時間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間					
組別	39683.64	1	39683.64	4.48	.045*
殘差	212686.1	24	8861.62		
組內					
刺激種類	286.53	2	143.27	1.57	.219
刺激種類 × 組別	376.38	2	188.19	2.06	.139
殘差	4384.28	48	91.34		
點相對位置	18.35	1	18.35	.22	.647
點相對位置 × 組別	42.26	1	42.26	.49	.489
殘差	2051.95	24	85.50		
刺激種類 × 點相對位置	134.5	2	67.25	.88	.420
刺激種類×相對位置×組別	131.56	2	65.78	.87	.428
殘差	3650.61	48	76.05		

\* $p < .05$ .



圖三：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於反應時間差異圖。

接著加入中性字詞反應時間做為比較的數值，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不同組別之

參與者，在情緒字詞與中性字詞的反應時間上是否存有差異。以下分別針對強迫檢查、強迫清潔與正向情緒三類字詞，進行 2（組別）×2（字詞類別）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受試者間變項為組別（強迫傾向組、一般控制組），受試者內變項組合則有兩種，探討注意力警覺特性時，則以情緒字詞與判斷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和中性字詞反應時間做為受試者內變項中的兩個類別；在探討注意力轉移困難特性時，則以情緒字詞與判斷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和中性字詞反應時間做為受試者內變項中的兩個類別。以下分別依據強迫檢查、強迫清潔與正向情緒三種不同的情緒字詞類別，進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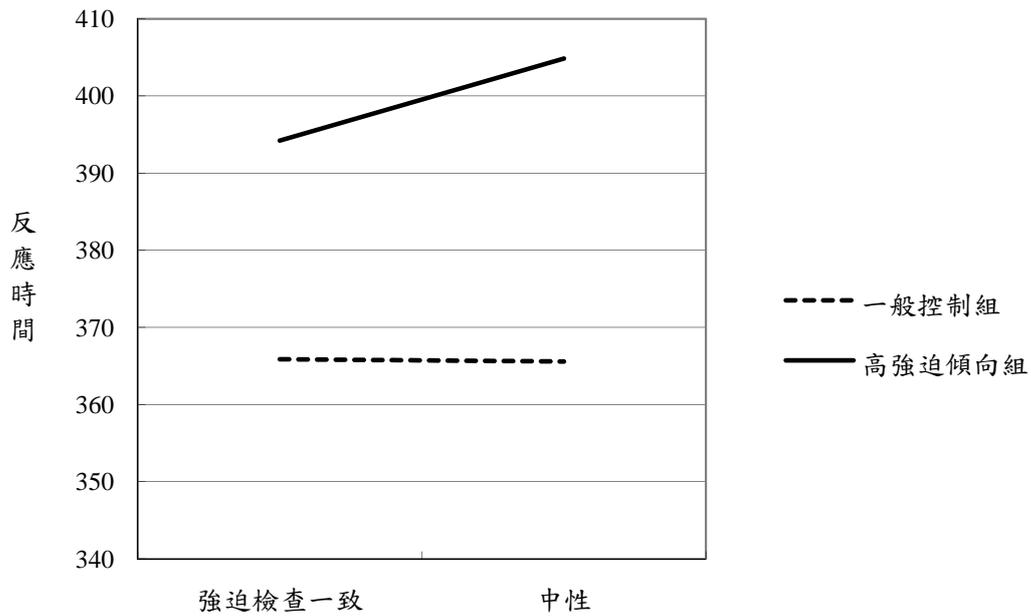
就注意力警覺特性而言，針對強迫檢查字詞偵測點位置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所進行的 2×2 變異數分析之結果，如表十所示。由表十可知組別之主要效果顯著  $F(1, 24) = 4.42, p < .05$ ，且刺激類別之主要效果亦達顯著  $F(1, 24) = 5.84, p < .05$ 。此外，組別與刺激類別之交互作用顯著  $F(1, 24) = 6.53, p < .05$ ，經進一步分析後發現高強迫傾向組對於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較一般控制組為長  $t(24) = 2.41, p < .05$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404.86, SD = 47.67$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5.68, SD = 35.51$ ) 的反應時間，詳見圖四所示。以強迫檢查不一致與中性字詞比較之結果，如表十一所示，只有組間主要效果顯著  $F(1, 24) = 5.30, p < .05$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401.06, SD = 44.29$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5.69, SD = 33.42$ ) 的反應時間，詳見圖五所示。

表十

強迫檢查字詞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14506.36	1	14506.36	2265.56	.046*
殘差	78742.77	24	3280.95	4.42	
刺激類別	339.78	1	339.78	5.84	.024*
刺激類別 × 組別	379.77	1	379.77	6.53	.017*
殘差	1396.63	24	58.19		

\* $p < .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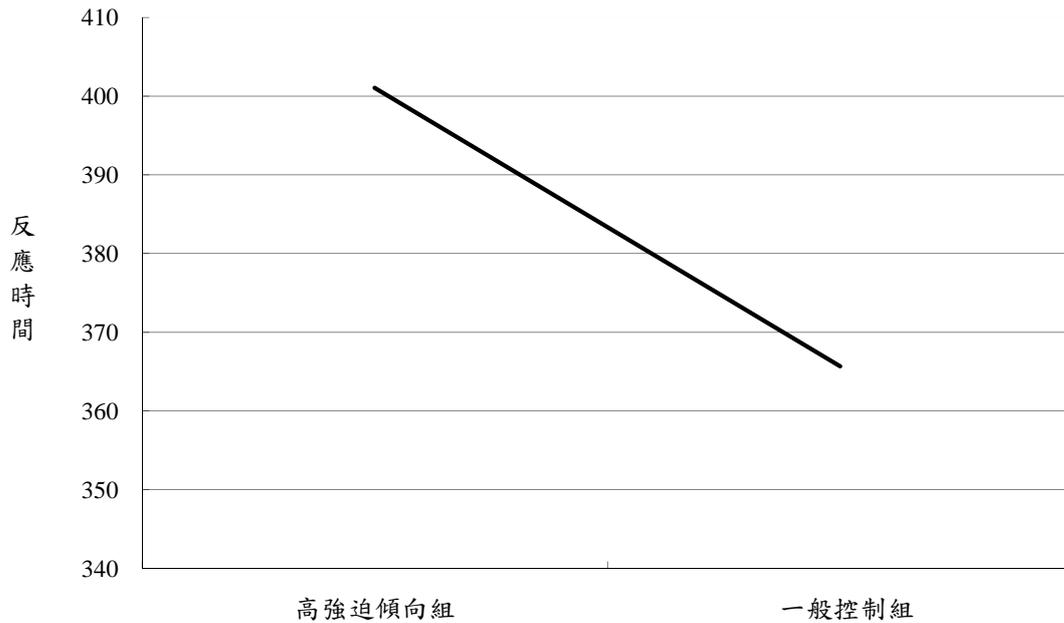
圖四：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檢查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表十一

強迫檢查字詞不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15870.52	1	15870.52	5.30	.030*
殘差	71941.11	24	2997.55		
刺激種類	173.51	1	173.51	3.17	.088
刺激種類 × 組別	194.66	1	194.66	3.56	.071
殘差	1312.95	24	54.71		

\* $p < .05$ .



圖五：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檢查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與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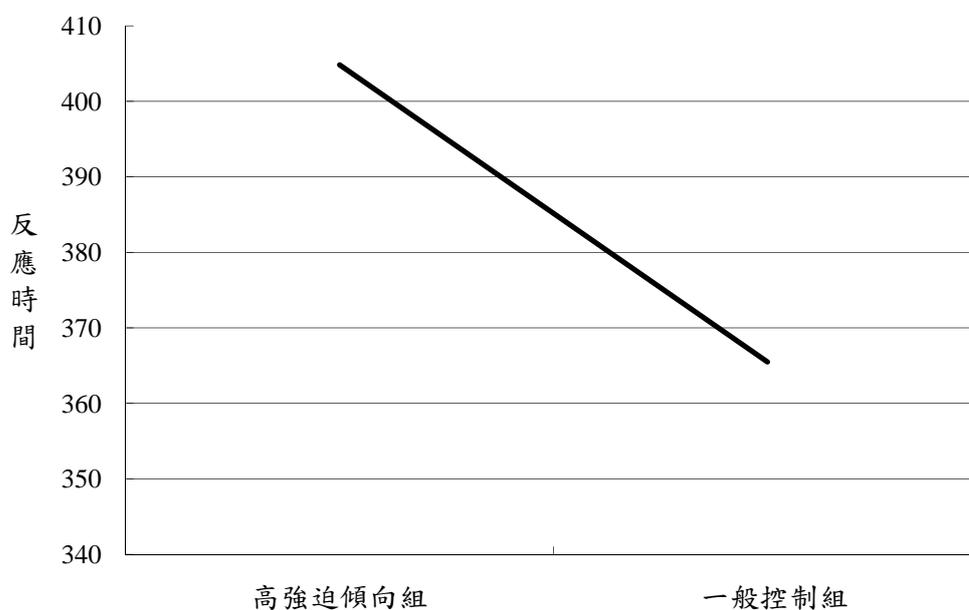
就注意力警覺特性而言，針對強迫清潔字詞偵測點位置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所進行的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十二所示。由表十二可知，組別的主要效果顯著  $F(1, 24) = 6.05, p < .05$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404.81, SD = 44.65$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5.49, SD = 36.01$ ) 的反應時間，如圖六所示；就注意力轉移困難特性而言，以強迫清潔不一致與中性字詞比較之結果，如表十三所示，只有組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24) = 5.31, p < .05$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402.54, SD = 44.54$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5.86, SD = 35.69$ ) 的反應時間，如圖七所示。

表十二

強迫清潔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19627.37	1	19627.37	6.05	.021*
殘差	77849.79	24	3243.74		
刺激種類	.28	1	.28	.004	.950
刺激種類 × 組別	.03	1	.028	.000	.984
殘差	1619.88	24	67.50		

\* $p < .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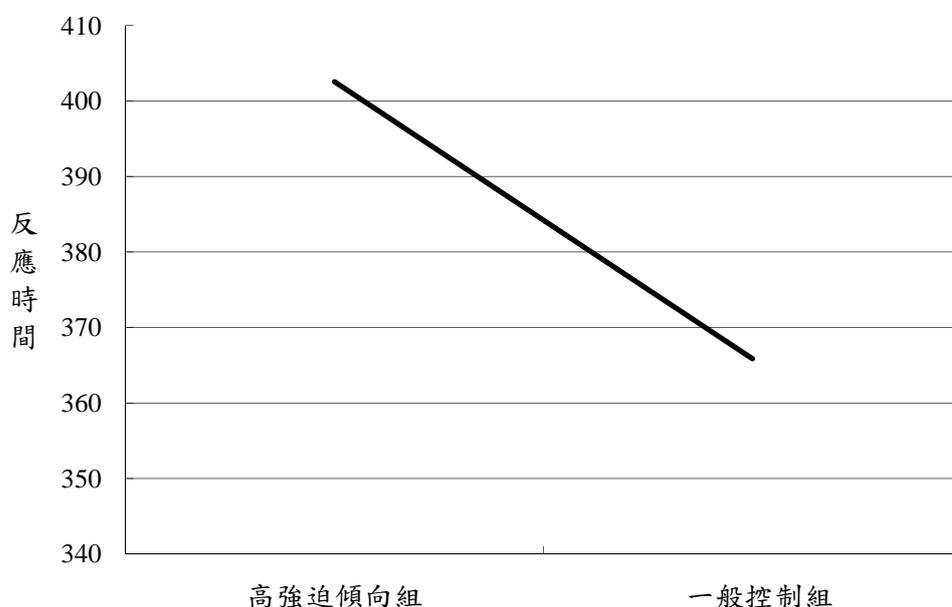
圖六：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清潔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與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表十三

強迫清潔字詞不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17074.60	1	17074.60	5.31	.030*
殘差	77206.12	24	3612.92		
刺激種類	53.05	1	53.05	1.01	.325
刺激種類 × 組別	85.76	1	85.76	1.63	.214
殘差	1263.22	24	52.63		

\* $p < .05$ .



圖七：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強迫清潔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不一致與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就注意力警覺特性而言，針對正向情緒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所進行的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十四所示，組別的主要效果顯著  $F(1, 24) = 5.45, p < .05$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401.27, SD = 44.09$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5.48, SD = 33.81$ ) 的反應時間，如圖八所示；就注意力轉移困難特性而言，以正向情緒不一致與中性字詞比較之結果，則如表十五所示，組別的主要效果顯著  $F(1, 24) = 4.38, p < .05$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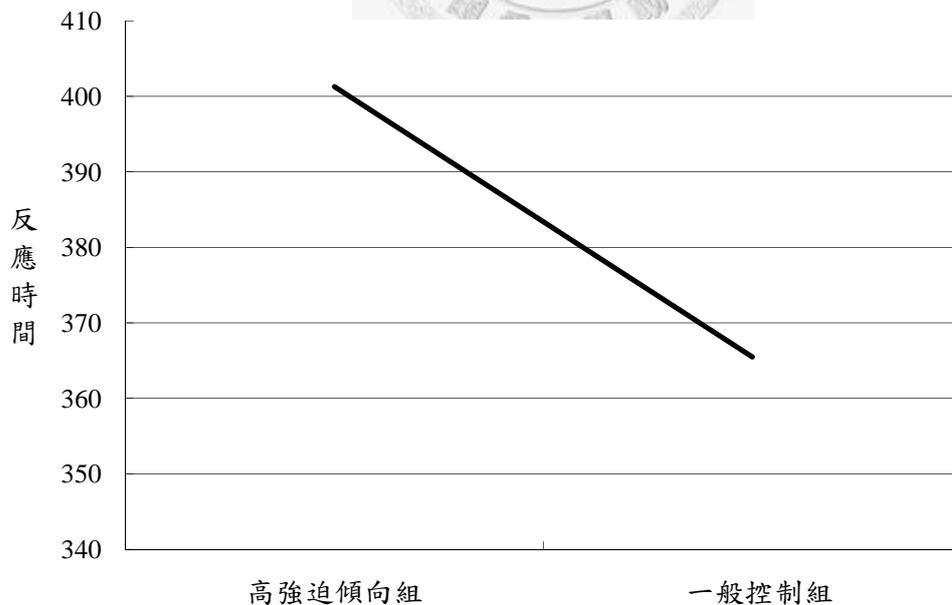
401.49,  $SD = 45.78$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7.76, SD = 35.40$ ) 的反應時間,。  
 另外, 組別與刺激類別間之交互作用亦顯著  $F(1, 24) = 11.27, p < .01$ 。經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強迫傾向組在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較一般控制組為長  $t(24) = 2.41, p < .05$ , 分別為高強迫傾向組 ( $\bar{X} = 404.86, SD = 47.67$ ) 大於一般控制組 ( $\bar{X} = 365.68, SD = 35.51$ ) 的反應時間, 詳見圖九所示。

表十四

正向情緒字詞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16257.30	1	16257.30	5.45	.028*
殘差	71590.88	24	2982.95		
刺激種類	173.78	1	173.78	1.99	.172
刺激種類 × 組別	154.41	1	154.41	1.77	.196
殘差	2099.56	24	87.48		

\* $p < .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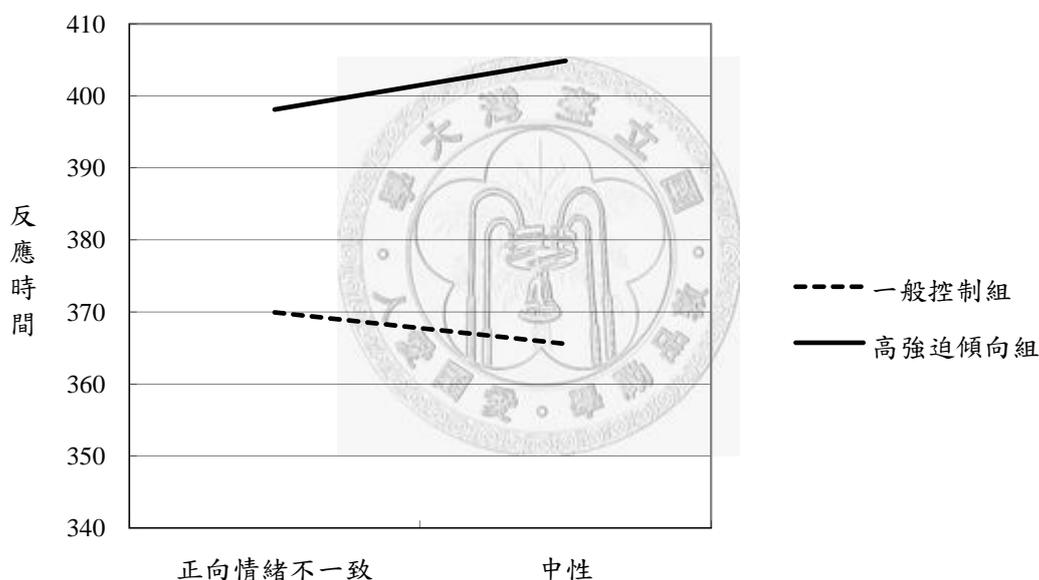
圖八：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正向情緒字詞與偵測點位置一致與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表十五

正向情緒字詞不一致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14432.65	1	14432.65	4.38	.047*
殘差	79149.00	24	3297.88		
刺激種類	18.20	1	18.20	.52	.476
刺激種類 × 組別	391.81	1	391.81	11.27	.003**
殘差	834.49	24	34.77		

\* $p < .05$ . \*\* $p < .01$ .



圖九：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正向情緒字詞與偵測點不一致以及中性字詞之反應時間比較圖。

此外，由於高強迫傾向組之性別分佈（男性：2人、女性：9人）與一般控制組（男性：7人、女性：8人）略有不同，故將性別（男、女）與組別（高強迫傾向、一般控制組）視為兩受試者間變項，以平均反應時間為依變項，進行  $2 \times 2$  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十六所示，其間並無任何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顯著。

表十六

不同組別與性別之反應時間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變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顯著性
組別	6924.27	1	6924.27	3.81	.06
性別	104.06	1	104.06	.06	.81
組別 × 性別	3116.45	1	3116.45	1.72	.20
殘差	39971.66	22	1816.89		

### 使用偏誤性注意指標進行統計分析

參考過去用以分析點偵測作業之文獻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4; Salemink, van den hout, & Kindt, 2007)，本研究使用 (Koster et al., 2004;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 Houwer, 2006; 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Van Damme, 2006) 提出之偏誤性注意指標 (attentional bias index) 計算方式做為點偵測作業之資料分析方法。偏誤性注意指標包含兩個次指標，分別為注意力警覺指標 (attention orienting index) 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 (attention disengagement difficulty index)，計算公式如下：

$$\text{注意力警覺指標} = \text{中性詞反應時間} - \text{情緒詞與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

$$\text{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 = \text{情緒詞與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 - \text{中性詞反應時間}$$

根據以上計算公式，若注意力警覺指標為正，表示情緒詞與點位置一致之反應時間小於中性詞反應時間，則代表注意力警覺現象存在。若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為正，則表示情緒詞與點位置不一致之反應時間大於中性詞反應時間，則代表注意力轉移困難現象存在，而若上述兩值為負，則代表注意力逃避現象存在。

應用以上偏誤性注意指標公式，分別計算每位參與者對於不同刺激材料字詞之注意力警覺指標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並分別以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中性四種刺激材料類別之注意力警覺指標和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與 MOCI 量表分數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與差異比較。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各詞

類之偏誤性注意指標平均數、標準差、組間差異比較結果及與 MOCI 分數之相關係數如表十七所示。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不同刺激材料類別下之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比較，則如圖十所示。

在注意力警覺指標方面，分析結果發現檢查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警覺指標與 MOCI 量表分數間具有顯著之正相關  $r = .47, p < .05$ ，顯示參與者的 MOCI 分數得分越高，則其在檢查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警覺指標也越高。而在清潔類別字詞 ( $r = .07, p = .72$ ) 與正向類別字詞 ( $r = .33, p = .10$ ) 上則無顯著相關。接著分析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檢查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警覺指標上之差異，發現高強迫傾向組在檢查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警覺指標數值較一般控制組大  $t(24) = 2.56, p < .05$ 。而以一般控制組之注意力警覺指標數值與數值 0 做比較，則發現無顯著差異  $t(14) = -.10, p = .92$ 。而若以高強迫傾向組之注意力警覺指標數值與數值 0 做比較，則發現有顯著差異  $t(10) = 3.53, p < .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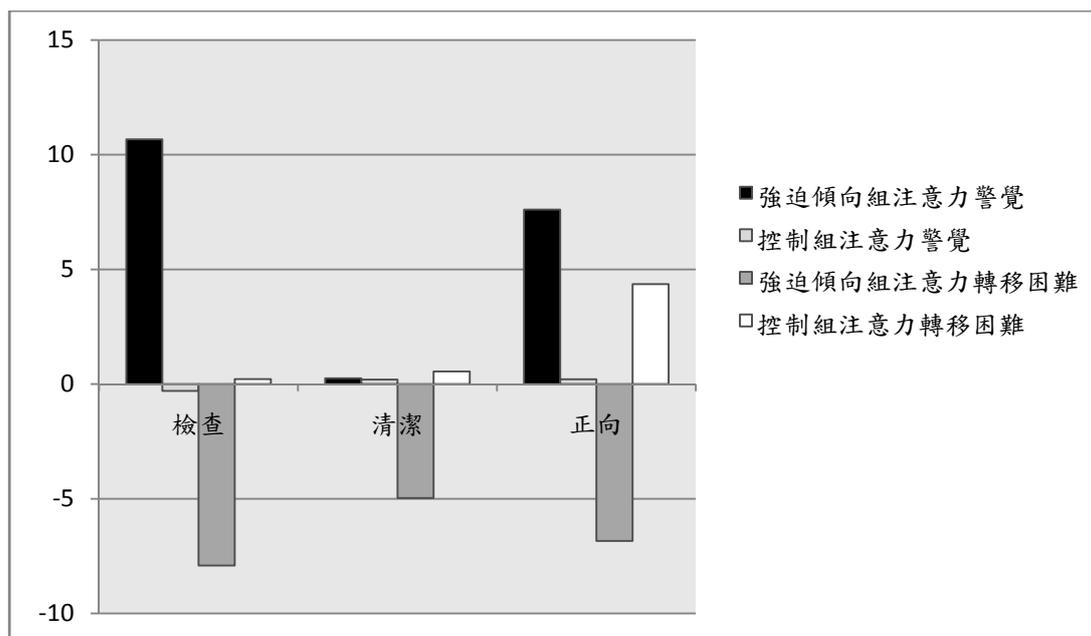
在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方面，分析結果發現檢查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以及正向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分別與 MOCI 量表分數之間具顯著相關。其中，檢查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與 MOCI 量表分數間具有顯著之負相關  $r = -.43, p < .05$ ，顯示參與者的 MOCI 得分越高，則其在檢查類別的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則越低。進一步分析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之差異，發現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此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上具有一接近顯著的差異  $t(24) = -1.93, p = .07$ ，其中一般控制組與數值 0 做比較則無顯著差異  $t(14) = .08, p = .93$ ，但高強迫傾向組與數值 0 做比較則有顯著差異  $t(10) = -2.31, p < .05$ 。此外，正向情緒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與 MOCI 量表分數間亦具有顯著之負相關  $r = -.59, p < .01$ ，顯示參與者的 MOCI 得分越高，其在正向情緒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則越低。進一步分析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在正向情緒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上的差異，發現強迫傾向組在正向情緒類別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明顯較一般控制組小  $t(24) = -3.38, p < .01$ 。一般控制組與數值 0 做比較亦呈現顯著差異  $t(14) = 2.35, p < .05$ 。高強迫傾向組與數值 0 做比較也呈現出顯著之差異  $t(10) = -2.33, p < .05$ 。此外，以偏誤性指標為分析來源之綜合結果如表十八所示。

表十七

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之偏誤性注意指標描述統計。

	高強迫傾向組 ( <i>n</i> = 11)	一般控制組 ( <i>n</i> = 15)	與 MOCI 相關係數 <i>r</i>	<i>t</i> 值
檢查-警覺				
$\bar{X}$	10.67	-0.30	.47*	2.56*
<i>SD</i>	10.01	11.33		
檢查-轉移困難				
$\bar{X}$	-7.90	.22	-.43*	-1.93
<i>SD</i>	11.33	10.06		
清潔-警覺				
$\bar{X}$	.25	.19	.72	.01
<i>SD</i>	14.46	8.98		
清潔-轉移困難				
$\bar{X}$	-4.97	.55	-.31	-1.37
<i>SD</i>	11.91	8.65		
正向-警覺				
$\bar{X}$	7.61	.21	.33	1.37
<i>SD</i>	16.75	10.85		
正向-轉移困難				
$\bar{X}$	-6.84	4.36	-.59**	-3.38**
<i>SD</i>	9.74	7.19		

\**p* < .05. \*\**p* < .01.



圖十：不同刺激材料狀態下之注意力警覺指標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分佈圖。

表十八

偏誤性注意指標結果整理表。

	強迫檢查刺激			強迫清潔刺激			正向情緒刺激		
	警覺	轉移 困難	逃避	警覺	轉移 困難	逃避	警覺	轉移 困難	逃避
高強迫傾向者	+	-	~+	-	-	-	-	-	+
一般控制組	-	-	-	-	-	-	+	-	-

「+」：具顯著差異、「~+」：接近顯著、「-」：無顯著差異

## 第三章 討論

### 第一節 綜合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使用點偵測作業了解高強迫傾向者在強迫檢查、強迫清潔以及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上所表現的之偏誤性注意特性。藉由將偏誤性注意特性分為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等三個面向，本研究以高強迫傾向者與一般控制組為參與者，進行 2（組別：高強迫傾向組、一般控制組）× 4（刺激材料：強迫檢查、強迫清潔、正向情緒、中性）× 2（偵測點位置：偵測點位置一致、偵測點位置不一致）之三因子混合設計之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原始反應時間作為分析來源時，具高強迫傾向者在強迫檢查、強迫清潔以及正向情緒字詞中之反應時間皆較一般控制組來得長，但在刺激材料間以及偵測點一致與不一致之相對位置上，並無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效果存在。另外，分別將強迫檢查、強迫清潔與正向情緒三組刺激材料在偵測點位置一致和不一致呈現時的反應時間與中性刺激材料相比較下，發現在強迫清潔與正向情緒字詞刺激材料下，組別與刺激類別之交互作用達顯著，主要差異來自於在中性情緒刺激材料中，高強迫傾向者較一般控制組的反應時間為長。若以偏誤性注意指標作分析時，則發現 MOCI 量表分數與強迫檢查之注意力警覺指標具有顯著正相關，而與正向情緒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數值間具有顯著負相關。進一步分析各詞類之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數值在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間之差異時，如圖三所示。對於強迫檢查刺激材料，高強迫傾向組之注意力警覺指標數值較一般控制組為大，而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上則有一接近顯著之差異，其數值較一般控制組為小。在強迫清潔字詞上，不論是注意力警覺指標或轉移困難指標，在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制組間並無顯著差異。另外在正向情緒字詞上，一般控制組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數值較代表偏誤性注意不存在之數值「0」為大，且高強迫傾向組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數值則較一般控制組為小。

### (一) 高強迫傾向者與一般控制組在反應時間差異的討論

根據上述之反應時間差異以及偏誤性注意指標結果，本文以下做進一步的討論。由原始反應時間之分析結果顯示，高強迫傾向者在症狀相關字詞、正向情緒字詞以及中性字詞之整體反應時間皆較一般控制組為長。高強迫傾向者整體反應時間較長可能的原因來自於具高強迫傾向者在執行功能運作上即較一般控制組來得差，因此在相同的作業難度中，需要比一般控制組之參與者花費較多認知資源應付作業之需求 (Cox, 1997; Gibbs, 1996)。此外，整體反應時間的差異亦與高強迫傾向者之人格特質有關，由於本研究在指導語中請參與者盡量快速又正確地做出反應，以過去針對強迫症患者以及高強迫傾向者之人格特質研究中，發現強迫症患者以及高強迫傾向者皆具有完美主義 (perfectionism)、優柔寡斷

(indecisiveness) 的人格特質傾向 (Frost & Shows, 1993; Frost, Steketee, Cohn, & Griess, 1994)，此種人格特質傾向亦可能使其在操作本研究之點偵測作業時傾向於犧牲反應時間長度以求反應之正確性，而使得整體反應時間較一般控制組來得長。

### (二) 偏誤性注意指標的分析與討論

使用偏誤性注意指標進行分析時，由於各組需以不同刺激材料之反應時間扣除中性刺激材料之反應時間，故在基準點上之反應時間差異可藉由此程序控制後，做進一步的比較。偏誤性注意指標則以 Koster 等人 (2004, 2005, 2006) 所提出之計算方式，以情緒刺激一致與不一致之反應時間分別和中性刺激之反應時間相減後，則可分別得到注意力警覺指標與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其中，注意力警覺指標若為正值，則代表對該刺激具有注意力警覺反應。若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為正值，則代表對該刺激具有注意力轉移困難之反應。而此偏誤性注意指標若為零，則代表不具有偏誤性注意現象，而若為負值，則代表對於該刺激的注意力逃避現象。由緒論中，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認為若偏誤性注意反應與威脅性刺激較為相關，則高強迫傾向者在症狀相關刺激上具有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力轉移困難之反應，而在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上則無此種反應。而若與情緒性刺激較為相關，則不論是症狀相關刺激或正向情緒刺激，則皆具有偏誤性注意反應。而研究結果顯示偏誤性

注意反映在強迫檢查與正向刺激材料上皆有顯著之現象，但在強迫清潔刺激材料上則無明顯之偏誤性注意結果。以下將逐一討論之。

高強迫傾向者在強迫檢查刺激材料上具有明顯之注意力警覺反應，若單就此一結果作進一步解釋，則與過去對於威脅性刺激之注意力警覺理論相符合，因刺激獲取參與者之注意力，故呈現出注意力警覺反應之現象。但若依據此一理論，高強迫傾向者在強迫清潔刺激材料上亦應有相同之注意力警覺反應，但本研究結果中，高強迫傾向者對於強迫清潔刺激材料並無顯著之偏誤性注意反應。造成此結果之原因可能與高強迫傾向者對於強迫清潔與強迫檢查症狀內容之反應有關，根據對於強迫症狀異質性的症狀內容比較上來看，強迫檢查相關之思考內容大多與未來可能發生之災害、受傷與危險等主題有關，且強迫行為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這些想像中的未來事件發生。而在強迫清潔相關之思考內容則與污染

(contamination)、噁心 (disgust)、害怕 (fear) 的概念較為相似，這些症狀內容也常在恐懼症的患者身上出現，而其強迫行為的目的則在於使現有之威脅性環境轉為安全 (Fontenelle, Mendlowicz, & Versiani, 2005)。兩者相較之下，強迫清潔症狀所牽涉的大多為當下實際存在的威脅性環境，是較為具體的內容，而強迫檢查症狀內容則與個體對未來發生之災難性事件之解釋較具關聯，相較之下也較為抽象。因本研究所使用之刺激材料為字詞，因此可能在引發強迫清潔相關之焦慮情緒時，強度相較於強迫檢查刺激材料較低，也有可能因樣本人數過少，或參與者為類擬個案而非臨床個案所致，以上因素皆可能減弱對於強迫清潔刺激材料在本研究中之偏誤性注意反應效果。除此之外，強迫症患者對於強迫檢查與強迫清潔刺激材料在認知處理歷程上亦可能存有差異。這些議題可待未來研究繼續探討之。

在注意力轉移困難反應上，高強迫傾向者對於此三種刺激材料皆無呈現注意力轉移困難之現象，相反地，在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上呈現出明顯之注意力逃避的現象，此結果與緒論中討論威脅性刺激或情緒刺激引發偏誤性注意反應之議題有關。在過去研究中，Lavy、van Oppen 與 van den Hout (1994) 發現強迫症患者對於情緒刺激的偏誤性注意現象只出現在與症狀相關的負向刺激材料上，而另一些研究者以高焦慮特質者為研究對象，則發現正或負向情緒刺激材料皆有可能引

發偏誤性注意反應 (Martin, Williams, & Clark, 1991)。雖然 Lavy 等人之研究結果發現在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上，強迫症患者與一般控制組比較之下，並無顯著之注意力干擾現象，但由於該研究所使用之認知作業為情緒史楚普作業，比較的標準為在情緒史楚普作業中注意力干擾的程度，此注意力干擾程度並無方向性，只以叫色作業的延遲代表之。但本研究所使用的是點偵測作業，研究結果則顯示一般控制組與高強迫傾向組對於正向刺激材料顯示不同的偏誤性注意反應，一般控制組是注意力警覺，而高強迫傾向組則為注意力逃避反應，互相比較之下則可得知除了注意力干擾程度上的差異外，偏誤性注意類型的不同亦是需被關注的焦點。而針對正向情緒刺激引發的注意力逃避現象，可能的解釋為高強迫傾向者在面對正向情緒刺激材料時，依據認知情緒連結理論，當個體面對正向情緒刺激時，亦經由情緒認知連結模式同時激發負向情緒感受記憶，因此在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上，個體亦可能出現偏誤性注意反應。關於注意力逃避的現象，Koster 等人 (2005, 2006) 之研究結果發現，高焦慮特質者對威脅性刺激具注意力逃避反應型態，此被解釋為是一種「警覺-逃避」模式 (Mogg, Bradley, Miles, & Dixon, 2004)，是為高焦慮特質者對於環境中威脅性刺激的一種因應策略，當面臨到威脅性刺激時，做出注意力逃避的反應則可幫助個體暫時降低焦慮情緒，達到情緒調整的目的。但以長期而言，由於注意力的逃避亦使得個體無法對該刺激習慣化，且無法習得新的情緒反應與認知解釋。此現象亦被認為是維持焦慮狀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本研究之結果則顯示，高強迫傾向者在正向情緒刺激上仍出現注意力逃避反應，此結果應被解釋為是對於正性情緒刺激的注意缺乏，另外也隱含著高強迫傾向者較專注於內在之負向情緒狀態，並且傾向維持此一種狀態而缺乏對正向情緒刺激的注意，此現象與 Chen、Ehlers、Clark 與 Mansell (2002) 在社交恐懼者身上發現的結果相一致。

### (三) 偏誤性注意反應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

將以上結果應用在心理治療的策略上，則可了解到對於強迫檢查之注意力警覺與逃避反應隱含著高強迫傾向者在遭遇威脅相關情緒刺激時，在警覺反應發生後則傾向於逃避刺激所在之現實環境，而減低了對刺激做出符合現實之評估的機會，並且以實際的逃避行為（強迫行為）來做為因應，使得強迫症狀持續維持與

惡化。此外，除了逃避威脅性刺激之外，對於正向情緒刺激出現的注意力逃避反應，應可視之為是一種對於正向情緒刺激的注意力缺乏。由於此種缺乏的現象，而使得高強迫傾向者無法對外在環境中出現的正向情緒刺激做進一步的訊息處理並整合進內在的情緒感受中。據此結果可推知在強迫症之治療策略選擇時，暴露不反應法（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可協助強迫症患者減少使用逃避行為來因應威脅性刺激所引發的焦慮情緒，達到對刺激習慣化的目的，並且進一步以認知治療方式幫助患者對症狀相關刺激做出符合現實的評估，藉以打破原先訊息處理歷程中焦慮負向情緒之惡性循環。除此之外，訓練高強迫傾向者去注意環境中的正向情緒刺激，也是治療所需關注的策略之一。本研究結果若依據習慣心理學的理论而言（柯永河，1994），高強迫傾向者此種對於威脅性刺激警覺與逃避的反應以及缺乏注意正向情緒刺激的習慣實乃屬於不良習慣，則應協助建立其良好之習慣，例如：不逃避威脅性刺激與增加注意正向情緒刺激。如此一來才能有利於個案繼續進行進一步的訊息處理。

#### （四）本研究結果與台大注意力測驗之比較與應用

在注意力功能的測量上，除了本研究所使用之認知實驗派典外，臨床上亦有許多相關的衡鑑工具，以測量患者的認知功能表現。在此我們嘗試比較認知實驗與測驗工具在注意力測量上的概念異同。以台大注意力測驗為例，依據柯永河（1996）書中之描述，台大注意力測驗主要依循 Burton 的注意力測驗概念，測量的是受試者能夠注意該注意的刺激，且忽略不該注意的刺激之能力，且此一測驗所牽涉到的注意向度包括注意速度與注意集中度。在過程中，受試者被要求從一群中性的符號、數字或文字刺激材料中，正確搜尋並偵測某一個刺激材料。而在計分內容上，台大注意力測驗計算三種分數，分別為漏劃分數（Omission），指的是被漏劃數字的總數目、錯劃分數（Error）則指的是被錯劃數字的總數目，以及每秒的正確刪數（c/t）是以正確被刪之數字總數除以所使用的時間。漏劃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越不專心，或對該刺激缺乏注意。錯劃分數越高，則可能與受試者不能有效辨別有關與無關刺激、抑制能力弱或者記憶力不佳而無法記住該劃消的數字。若以本研究所使用的認知實驗派典而言，作業中使用的刺激材料並非中性刺激材料，而是會引發受試者正負向情緒之刺激材料，且其主要目的在於

測量受試者在情緒的影響下，產生什麼樣的偏誤性注意反應，並以空間視覺注意之轉換來了解此現象。因此可了解到台大注意力測驗測量的是受試者基本的注意能力，而本研究使用之認知實驗派典則是在受試者基本的注意能力外，加入引發情緒之刺激材料，嘗試以此種方式接近症狀發生時之狀態，以協助探討關於強迫症之病理運作機制的了解。若進一步將兩者結合，則可能可將台大注意力測驗中的中性刺激材料以正負向情緒刺激材料和中性刺激材料混合之方式做替換，並仍然請受試者分別對中性刺激、正向情緒刺激與負向情緒刺激做劃消反應，則假設若強迫症患者對於威脅性刺激具有警覺反應時，則在劃消負向情緒刺激時，其每秒的正確刪數 (c/t) 應可能較劃消中性刺激與正向情緒刺激時來得大。若具有逃避或注意缺乏反應時，則在劃消中性刺激之正確刪數 (c/t) 可能大於劃消負向與正向情緒刺激時的正確刪數 (c/t)。但由於此種方式仍無法加入時間向度的考量，故偏誤性注意的歷程仍無法依此方式做進一步討論。而此種相互應用的方式與假設仍需未來研究進一步地探討和驗證。



## 第二節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方向

### 壹、研究貢獻

以下將分就偏誤性注意測量派典的使用、注意力逃避反應、偏誤性注意與情緒刺激之關聯性依序提出本研究的貢獻。

#### (一) 偏誤性注意測量派典的使用

本研究以新的點偵測作業設計進行高強迫傾向者之偏誤性注意探討，除了依循過去研究者的方式探討高強迫傾向者在情緒史楚普作業上之注意力干擾現象外，亦進一步由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三種不同的偏誤性注意反應面向進行細部的研究。且在研究結果上亦顯示出高強迫傾向者對於情緒刺激材料除了具有注意力警覺之偏誤性注意特性外，亦有注意力逃避的偏誤性注意

傾向，而此結果則是使用情緒史楚普作業所無法被詳細區分的。且若可將偏誤性注意的特性加以區分成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三種面向後，未來對於治療上的應用亦較能有所幫助。

## (二) 偏誤性注意與情緒刺激之關聯性

過去在探討偏誤性注意反應時，有些研究者認為偏誤性注意與對威脅性警覺之影響較具關聯性，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只要是情緒相關之刺激皆會引發焦慮特質者之偏誤性注意反應。而在本研究中則發現高強迫傾向者除了對症狀相關的威脅性刺激具有偏誤性注意反應外，對於正向情緒刺激亦具有注意力逃避之現象，似乎較支持後者。此一現象在說明強迫症患者的心理病理特性時具有重要的意義。亦即，本研究結果指出除了威脅性刺激可能是引發強迫思考以及後續強迫行為發生的原因外，對於外在正向情緒刺激的逃避也是使得負向情緒狀態以及強迫症狀得以持續維持的原因。



## 貳、研究限制

以下就幾個方向探討本研究之限制，包括樣本數不足、刺激材料之情緒量值評定、刺激材料類型之選擇、參與者疲勞效果與反應策略之影響、缺乏注意力前後期歷程的設計。

### (一) 樣本數不足

本研究使用的樣本來自於一般大學生中具高強迫傾向者與一般控制組，人數共為 26 名，在此樣本數之下，雖在偏誤性注意指標上已可得到顯著之研究結果，但由結果中亦可發現參與者對於強迫清潔、強迫檢查、正向情緒刺激材料之偏誤性注意反應上，雖仍存有一偏誤性注意現象之傾向，但未能達到顯著。例如在強迫清潔字詞之注意力轉移困難指標上，以統計分析後發現高強迫傾向組與一般控

制組並無顯著差異  $t(24) = -1.37, p = .18$ ，若計算其 Cohen's  $d$  值  $= .53$  (Cohen, J. 1988)，仍存有一中度 (medium) 之效果量。故未來若能克服收案之困難，增加樣本數，則較可預期本研究結果將更為顯著且可增加其進一步討論之價值。

## (二) 刺激材料之情緒量值評定

本研究所使用之刺激材料類別與情緒量值是依據專家評定結果做篩選與分類，由於研究探討之偏誤性注意特性與參與者主觀焦慮情緒感受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專家評定方式進行時，與參與者參與實驗時實際感受之情緒反應間容易存有落差，有可能因而降低實驗刺激材料操弄的效果。雖然本研究中所使用之刺激材料也是由過去研究所使用的刺激材料以及強迫症患者對於症狀內容的描述所翻譯而來，但為了更進一步確認參與者之情緒操弄效果，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上，可另行以強迫症患者為評估者來擔任評定刺激材料之情緒量值的工作，並且於實驗進行過程中測量參與者主觀焦慮感受量值，則應較可接近強迫症患者實際上遭遇威脅性刺激的注意干擾反應並增加研究結果之應用性。

## (三) 刺激材料類型之選擇

本研究所使用的刺激材料為文字刺激材料，研究者整理研究結束後參與者所給予的回饋發現，部分參與者會將兩組字詞刺激材料視為是一個相關的內容 (例如：幸福-文學、油膩-米飯)，而自行將其組織為一個具有個人意義的事件或故事，而此種反應方式可能影響偏誤性注意的歷程。故過去有部分研究使用圖片做為偏誤性注意研究的刺激材料，並認為使用圖片做為刺激材料時，較能有效引發焦慮情緒和維持焦慮情緒，也較具生態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 (Mogg, Miles, & Dixon, 2004)。故若在未來研究中可嘗試使用圖片做為刺激材料，或者在文字配對上，盡量挑選兩者關聯度低的刺激材料，以降低此種反應偏向的影響。

#### (四) 參與者疲勞效果以及反應策略之影響

本研究用以測量偏誤性注意反應之認知作業總共包含 384 個嘗試次，完成作業總共約需 20 分鐘，中間並無任何休息。由研究者觀察以及參與者主觀報告皆可發現，此連續性的認知作業操作容易造成參與者疲勞或在疲勞後即選擇以較方便之反應策略進行實驗（例如：將視線固定在上方，若出現點則按上方按鍵，若無出現則按下方按鍵），雖然藉由實驗設計之方式可平衡掉參與者疲勞以及策略使用對於研究結果之影響，但若可在認知作業嘗試次中加入幾個休息次，則應能降低疲勞效果所帶來的影響，而使實驗效果更為明顯。

#### (五) 缺乏偏誤性注意前後期歷程探討

由過去研究結果中發現，刺激材料呈現之時間長短亦影響測量所得之偏誤性注意特性的不同。包括在意識下（subliminal）和意識上（supraliminal）的呈現（Kampman, Marc, Gerard, & Cees, 2002; Unoki, Kasuga, Matsushima, & Ohta, 1999），以及使用長度不同之呈現時間來作探討。例如 Koster 等人（2005, 2006）使用圖片做為刺激材料時，即發現在短的呈現時間時，參與者較容易出現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警覺反應，而在較長呈現時間時，則較易出現注意力逃避現象。（如：圖片呈現 100ms 時可觀察到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力轉移困難反應，而在 200ms 與 500ms 時則出現注意力逃避反應），此一因呈現時間差異所帶來的偏誤性注意現象也在其他研究中被發現（Mogg & Bradley, 2006）。故除了經由點偵測作業之操作來區分不同偏誤性注意反應特性外，不同的刺激材料呈現時間也應被視為是一種變項，以達到進一步探討不同階段偏誤性注意現象之目的。本研究刺激材料呈現時間為 500ms，在解釋以及應用本研究結果時，應予以考慮此一條件。

## (六) 缺乏高憂鬱低強迫傾向組的比較

由本研究參與者在各量表得分上可發現，高強迫傾向組除了在強迫症狀量表上較一般組來得高之外，在貝克憂鬱量表分數上亦較一般控制組來得高。在過去關於偏誤性注意的研究中，憂鬱症患者或高憂鬱傾向者對於憂鬱相關之負向情緒刺激出現偏誤性注意反應的現象。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強迫症狀相關刺激材料較能引發高強迫傾向組之偏誤性注意反應，但仍無法完全排除高憂鬱傾向之影響。故在未來研究方向上，若能加入高憂鬱低強迫傾向組做比較，則較能排除高憂鬱情緒所造成的偏誤性注意反應影響。

## 參、未來方向

近來對於強迫症狀內容的研究上，傾向於使用異質性的觀點來討論之。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即為強迫檢查與強迫清潔兩種主要症狀內容 (Rasmussen & Eisen, 1988; Summerfeldt, Antony, Downie, Richter, & Swinson, 1997)，且亦有研究指出主訴內容為強迫檢查者在認知彈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 與注意力抑制 (attention inhibition) 之表現較強迫清潔者來得差 (Omori et al., 2007)。本研究雖將強迫症狀相關之刺激材料分別以不同症狀類別分類之方式進行研究，研究結果亦顯示在強迫檢查刺激材料與強迫清潔刺激材料上可能存有不同的偏誤性注意現象，但由於使用之參與者為類擬個案之緣故，較無法就不同的症狀類別做參與者間的分類和討論，兩者間之差異尚待未來研究釐清。故在未來探討不同的強迫症狀主訴者在偏誤性注意特性上的異同問題時，建議可以臨床之強迫症患者為研究對象，並依據其症狀主訴內容予以分類，例如：分為強迫清潔者與強迫檢查者。此後再利用本研究之認知實驗派典設計並加入不同呈現時間的變項，進一步探討強迫清潔與強迫檢查者在注意力警覺、注意力轉移困難與注意力逃避之表現。

此外，本研究所探討的是訊息處理階段中較為前期的訊息收錄階段，然而由過去訊息處理理論中可了解到，初層次之訊息收錄與較高層次之認知運作之間，

存有一相互影響之關係，故未來研究除了以偏誤性注意反應討論強迫症之病理運作機制外，亦應同時考慮對訊息做錯誤認知解釋的相關研究，例如對於症狀相關威脅性刺激的思考行動混淆（thought-action fusion）以及誇大責任感（exaggerat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的認知特性，以增加強迫症之治療策略的多樣性與完整性。



## 第四章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柯永河 (1994)。「習慣心理學 寫在晤談椅上四十年之後 (理論篇)」。台北：張老師。
- 柯永河 (1996)。「臨床心理學-心理診斷」。台北：大洋出版社。
- 張素鳳、黃瑜珮、張又文 (2007)。「大學生焦慮傾向調查」。未發表。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2000)。「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 (上、下冊)」。台北：教育部。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2007)。「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相似詞資料庫」。台北：教育部。
- 鄭昭明 (1993)。「認知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

### 英文部分

- Algom, D., Chajut, E., & Lev, S. (2004). A rational look at the emotional Stroop phenomenon: a generic slowdown, not a Stroop effe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3(3), 323-338.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text revision : DSM-IV-T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Beck, A. T., Emery, G., & Greenberg, R. L. (1985). *Anxiety disorders and phobias :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ck, A. T., Ward, C. H., Mendelson, M., Mock, J., & Erbaugh, J. (1961). An inventory of measuring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 561-571.
- Bower, G. H. (1981). Mood and mem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6(2), 129-248.

- Bower, G. H. (1987). Commentary on mood and memor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5, 443-455.
- Burgess, I. S., Jones, L. M., Robertson, S. A., Radcliffe, W. N., & Emerson, E. (1981). The degree of control exerted by phobic and non-phobic verbal stimulus over the recognition behaviour of phobic and non-phobic subjec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 233-243.
- Calvocoressi, L., Libman, D., Vegso, S. J., McDougle, C. J., & Price, L. H. (1998). Global functioning of in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on. *Psychiatric Services*, 49(3), 379-381.
- Chang, S. H., Keo, H. F., & Yeh, H. Y. (2005). *Responsibility schema and cognitive media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PA 2005 Annual Conference.
- Chang, S. H., Keo, H. F., & Yeh, H. Y. (2006). *The role of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perceived probability of harm and perceived seriousness of harm in compulsive checking and clea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36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 Chen, Y. P., Ehlers, A., Clark, D. M., & Mansell, W. (2002).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social phobia direct their attention away from fac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6), 677-687.
- Chinese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Group. (1995). *Technical Report of Mandarin Chinese Character Frequency List*. Taipe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c Sinica.
- Clayton, I. C., Richards, J. C., & Edwards, C. J. (1999). Selective atten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8(1), 171-175.
-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hen, Y., Lachenmeyer, J. R., & Springer, C. (2003). Anxiety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1(11), 1311-1323.
- Cox, C. S. (1997). Neuropsychological abnormalitie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nd their assessmen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9(1), 45-60.
- Davison, G. C., Neale, J. M., & Kring, A. M. (2004). *Abnormal psychology* (9th ed.).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 De Ruiter, C., & Brosschot, J. F. (1994). The emotional Stroop interference effect in anxiety: attentional bias or cognitive avoid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 Therapy*, 32, 315-319.
- do Rosario-Campos, M. C., Leckman, J. F., Mercadante, M. T., Shavitt, R. G., Prado, H. d. S., Sada, P., et al. (2001). Adults With Early-Onse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m J Psychiatry*, 158(11), 1899-1903.
- Eisen, J. L., Mancebo, M. A., Pinto, A., Coles, M. E., Pagano, M. E., Stout, R., et al. (2006). Impac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n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47(4), 272-277.
- Enright, S. J., & Beech, A. R. (1993a). Further evidence of reduced cognitive inhibi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3), 387-395.
- Enright, S. J., & Beech, A. R. (1993b). Reduced cognitive inhibi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2(1), 67-74.
- Foa, E. B., & McNally, R. J. (1986). Sensitivity to feared stimuli in obsessive-compulsives: A dichotic listening analysi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0(4), 477-485.
- Fontenelle, L. F., Mendlowicz, M. V., & Versiani, M. (2005). Clinical subtyp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checking and washing compulsions. *Revista Brasileira de Psiquiatria*, 27(3), 201-207.
- Frost, R. O., & Shows, D. L. (1993). The nature and measurement of compulsive indecisivenes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1, 683-692.
- Frost, R. O., Steketee, G., Cohn, L., & Griess, K. (1994). Personality traits in subclinical and nonobsessive-compulsive volunteers and their patter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2, 47-56.
- Gibbs, N. A. (1996). Nonclinical populations in research o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critical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6(8), 729-773.
- Hodgson, R., & Rachman, S. (1977). Obsessional-compulsive complai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5(5), 389-395.
- Kampman, M., Ger, P. J. K., Marc, J. P. M. V., Gerard, N., & Cees, A. L. H. (2002). The emotional Stroop: a comparison of panic disorder patients, obsessive-compulsive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in two experiment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6(4), 425-441.
- Karno, M., Golding, J. M., Sorenson, S. B., & Burnam, M. A. (1988). The epidemiology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five US communiti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5(12), 1094-1099.
- Keo, H. F., & Chang, S. H. (2005). *Responsibility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PA 2005 Annual Conference.
- Koster, E. H. W., Bruno, V., Geert, C., & Stefaan, V. D. (2005). Time-course of

- attention for threatening pictures in high and low trait anxiet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3, 1087-1098.
- Koster, E. H. W., Crombez, G., Verschuere, B., & De Houwer, J. (2004). Selective attention to threat in the dot probe paradigm: Differentiating vigilance and difficulty to disengag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2(10), 1183-1192.
- Koster, E. H. W., Crombez, G., Verschuere, B., & De Houwer, J. (2006). Attention to Threat in Anxiety-prone Individuals: Mechanisms Underlying Attentional Bia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0(5), 635-643.
- Koster, E. H. W., Crombez, G., Verschuere, B., & Van Damme, S. (2006). Components of attentional bias to threat in high trait anxiety: facilitated engagement, impaired disengagement, and attentional avoid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 1757-1771.
- Kringlen, E. (1970). Natural history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Seminars in Psychiatry*, 2(4), 403-419.
- Lavy, E. H., van Oppen, P., & van den Hout, M. A. (1994). Selectiv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2(2), 243-246.
- Liu, I.-M., Chuang, C.-J., & Wang, S.-C. (1975). *Frequency count of 40,000 Chinese words*. Taipei: Lucky Books.
- MacLeod, C., Mathews, A., & Tata, P. (1986). Attentional bias in emotion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5(1), 15-20.
- Mancebo, M. C., Greenberg, B., Grant, J. E., Pinto, A., Eisen, J. L., Dyck, I., et al. (2008). Correlates of occupational disability in a clinical sample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49, 43-50.
- Martin, M., Williams, R. M., & Clark, D. M. (1991). Does anxiety lead to selective process of threat-related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9(2), 147-160.
- Mathews, A., & Klug, F. (1993). Emotionality and interference with color-naming in anxiet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1(1), 57-62.
- Mogg, K., & Bradley, B. P. (2006). Time course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fear-relevant pictures in spider-fearful individual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 1241-1250.
- Mogg, K., Bradley, B. P., Miles, F., & Dixon, R. (2004). Time course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scenes: Testing the vigilance-avoidance hypothesis. *Cognition & Emotion*, 18(5), 689-700.
- Mowrer, O. (1947). On the dual nature of learning--a re-interpretation of "conditioning" and "problem-solv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7, 102-148.

- Mowrer, O. (1960). *Learning theory and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 Noshirvani, H. F., Kasvikis, Y., Marks, I. M., Tsakiris, F., & Monteiro, W. O. (1991). Gender-divergent aetiological factor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8*(2), 260-263.
- Omori, I. M., Murata, Y., Yamanishi, T., Nakaaki, S., Akechi, T., Mikuni, M., et al. (2007).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executive attention dysfunction on episodic memory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atients with checking symptoms vs. those with washing symptom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41*(9), 776-784.
- Posner, M. I., Inhoff, A. W., & Friedrich, F. J. (1987). Isolating attentional system: a cognitive-anatomical analysis. *Psychobiology*, *15*, 107-121.
- Rachman, S. (1997). A cognitive theory of obsessio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5*(9), 793-802.
- Rachman, S. (1998). A cognitive theory of obsessions: Elaboratio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6*(4), 385-401.
- Rachman, S., & de Silva, P. (1978). Abnormal and normal obsessio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6*, 233-248.
- Rachman, S., & Hodgson, R. (1980). *obsessions and compuls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Rasmussen, S. A., & Eisen, J. L. (1988).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findings of significance to neuropharmacologic rituals in OCD. *Psychopharmacology Bulletin*, *24*, 466-470.
- Salemink, E., van den Hout, M. A., & Kindt, M. (2007).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hreat: Quick orienting versus slow disengagement and two versions of the dot probe task.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3), 607-615.
- Salkovskis, P. M. (1985). Obsessional-compulsive problems: A cognitive-behavioural analy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3*(5), 571-583.
- Salkovskis, P. M. (1989). Cognitive-behavioural factor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intrusive thoughts in obsessional problem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7*(6), 677-682.
- Spielberger, C. D., Gorsuch, R. L., & Lushene, R. (1970). *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elf-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Stein, M. B., Forde, D. R., Anderson, G., & Walker, J. R. (1997).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the community: an epidemiologic survey with clinical reappraisal.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8), 1120-1126.
-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s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43-662).

- Summerfeldt, L., Anotony, M. M., Downie, F., Richter, M. A., & Swinson, R. P. (1997). Prevalence of particular obsessions and compulsions in a clinic samp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winson, R. P., Anotony, M. M., Rachman, S., & Richter, M. A. (1998).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Tata, P. R., Leibowitz, J. A., Prunty, M. J., Cameron, M., & Pickering, A. D. (1996). Attentional bias in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4(1), 53-60.
- Triesman, A. M., & Geffen, G. (1967). Selective attention: perception or respons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 1-17.
- Unoki, K., Kasuga, T., Matsushima, E., & Ohta, K. (1999). Attentional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53, 635-642.
- Weissman, M. M., Bland, R. C., Canino, G. J., Greenwald, S., Hai-Gwo, H., Chung-Kyoon, L., et al. (1994). The cross national epidemiology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The Cross National Collaborative Group.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55(3, Suppl), 5-10.
- Wells, A., & Matthews, G. (1996). Modelling cognition in emotional disorder: The S-REF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4(11-12), 881-888.
- Williams, J. M., Mathews, A., & MacLeod, C. (1996). The emotional Stroop task and psychopat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0(1), 3-24.
- Wu, J. T., & Liu, I. M. (1987). Frequency cou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ords, and syllabl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echnical Report: NSC75-0301-H002-024.
- Wu, J. T., & Liu, I. M. (1988). A data base system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I. M. Liu, H. C. Chen & M. J. Chen (Eds.), *Cognitiv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p. 171-186). Hong Kong: Asian Research Service.

## 附錄

親愛的同學 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參與本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焦慮者之認知特性。由於您的參與促使我們對於這個議題有更多的了解。一般來說，進行完本研究之後，並不會有任何負面的身心反應。

但是倘若您在經過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及實驗作業操作後，認為自己目前可能需要尋求一些心理專業的協助。下面是一些您可以獲得的相關單位的資訊：

- ★ 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02)3366-2181~2  
<http://homepage.ntu.edu.tw/~ntusccl> (免費)
- ★ 台大醫院臨床心理中心 (02)2312-3456 轉 6051 (掛號專線)
- ★ 張老師輔導專線 (02)27166180 (免費)
- ★ 生命線協談電話 (02)25059595 (免費)

再次感謝您對於研究的支持！ 祝您身心健康 學業順利~~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所

指導教授：張素鳳教授

研究生：黃瑜珮

## 作者簡歷

黃瑜珮 (Yu-Pei Huang)

### 一、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所臨床組碩士 (2008)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2002)

### 二、相關作品

黃瑜珮 (2007)。壓力因應模式在安寧緩和病房之應用。臨床心理通訊，第三十六期，p. 6-9。

